



特 別  
~21  
4250  
3



Λ21

4250

3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堪羨當年李謫仙

蟠胸錦繡欺時彥

書草和番威遠塞

莫言才子風流盡



吟詩斗酒有連篇

落筆風雲邁古賢

詞歌傾國媚新弦

明月長懸采石邊

話說唐玄宗皇帝朝有個才子姓李名白字太白乃西梁武昭興聖皇帝李嵩九世孫西川錦州人也其母夢長庚入懷而生那長庚星又名太白星所以名字俱用之那李白生得姿容美秀骨格清奇有飄然

出世之表十歲時便精通書史出口成章人都誇他  
錦心繡口又說他是神仙降生以此又呼爲李謫仙  
有杜工部贈詩爲証

咎年有狂客

辨爾謫仙人

筆落驚風雨

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

汨沒一朝伸

文采承殊渥

流傳必絕倫

李白又自稱青蓮居士一生好酒不求仕進志欲遨  
遊四海看盡天下名山嘗遍天下美酒先登峨眉次  
居雲夢復隱于徂徠山竹溪與孔巢父等六人日夕

酣飲號爲竹溪六逸有人說湖州烏程酒甚佳自不  
遠千里而往到酒肆中開懷暢飲旁若無人時有迦  
葉司馬經過聞白狂歌之聲遣從者問其何人白隨  
口答詩四句

青蓮居士謫仙人

酒肆逃名三十春

湖州司馬何須問

金粟如來是後身

迦葉司馬大驚問道莫非蜀中李謫仙麼聞名久矣  
遂請相見留飲十日厚有所贈臨別問道以青蓮高  
才取青紫如拾芥何不遊長安應舉李白道目今朝  
政紊亂公道全無請托者登高策納賄者獲科名非

此風久矣  
何嘆可嘆

此二者雖有孔孟之賢，晁董之才，無由自達。白所以流連詩酒，免受育試官之氣耳。迦葉司馬道：雖則如此，足下誰人不知，一到長安，必有人薦拔。李白從其言，乃遊長安。一日到紫極宮遊玩，遇了翰林學士賀知章，通姓道名，彼此相慕。知章遂邀李白於酒肆中，解下金貂當酒同飲。至夜不捨，遂留李白於家中。下榻結為兄弟。次日李白將行李搬至賀內翰宅，每日談詩飲酒，賓主甚是相得。時光荏苒，不覺試期已迫。賀內翰道：今春南省試官，正是楊貴妃兄楊國忠、太師監視官，乃太尉高力士，二人都是愛財之人。賢弟

舊小說謂  
李白為賀  
家婢出得  
此正之

却無金銀買囑他，便有冲天學問，見不得聖天子。此二人與下官皆有相識。下官寫一封劄子去，預先囑托。或者看薄面一二，李白雖則才大氣高，遇了這等時勢，況且內翰高情不好，違阻。賀內翰寫了柬帖，投與楊太師高力士。二人接開看了，冷笑道：賀內翰受了李白金銀，却寫封空書在我這裏討白人情。到那日專記如有李白名字卷子，不問好歹，即時批落。時值三月三日，大開南省會，天下才人盡呈卷子。李白才思有餘，一筆揮就第一個交卷。楊國忠見卷子上有李白名字，也不看文字，亂筆塗抹道：這樣書生，只

好與我磨墨高力士道磨墨也不中只好與我着襪脫靴喝令將李白推搶出去正是

不願文章中天下

只願文章中試官

李白被試官屈批卷子怨氣冲天回至內翰宅中立誓久後吾若得志定教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與我脫靴方纔滿願賀內翰勸白且休煩惱權在舍下安歇待三年再開試場別換試官必然登第終日共李白飲酒賦詩日往月來不覺一載忽一日有番使賫國書到朝廷差使命急宣賀內翰陪接番使在館驛安下次日閣門舍人接得番使國書一道玄宗勅宣翰

林學士拆開番書全然不識一字拜伏金階啟奏此書皆是鳥獸之跡臣等學識淺短不識一字天子聞奏將與南省試官楊國忠開讀楊國忠開看雙目如盲亦不曉得天子宣問滿朝文武並無一人曉得不知書上有何吉凶言語龍顏大怒喝罵朝臣枉有許多文武並無一個飽學之士與朕分憂此書識不得將何回答發落番使却被番邦咲耻欺侮南朝必動干戈來侵邊界如之奈何勅限三日若無人識此番書一槩停俸六日無人一槩停職九日無人一槩問罪別選賢良共扶社稷聖旨一出諸官默默無言再

草莽中埋  
沒了多少  
忠義有用  
之才

無一人敢奏天子轉添煩惱。賀內翰朝散回家，將此事述於李白，白微微冷笑，可惜我李某去年不曾及第，為官不得與天子分憂。賀內翰大驚道：想必賢第博學多能，辨識番書，下官當於駕前保奏。次日，賀知章入朝，越班奏道：臣啟陛下，臣家有一秀才，姓李名白，博學多能，要辨番書，非此人不可。天子准奏，即遣使命賚詔前去內翰宅中，宣取李白。李白告天使道：臣乃遠方布衣，無才無識，今朝中有許多官僚，都是飽學之儒，何必問及草莽？臣不敢奉詔，恐得罪於朝貴。說這句，恐得罪於朝貴，隱隱刺着楊高二人，使命

回奏天子，初問賀知章，李白不肯奉詔，其意云：何知章奏道：臣知李白文章蓋世，學問驚人，只為去年試場中，被試官屈批了卷子，羞捨出門。今日教他白衣入朝，有愧於心，乞陛下賜以恩典，遣一位大臣再往，必然奉詔。玄宗道：依卿所奏，欽賜李白進士及第，着紫袍金帶，紗帽象簡，見駕就煩，卿自往迎取。卿不可辭，賀知章領旨回家，請李白開讀，備述天子惓惓求賢之意。李白穿了御賜袍服，望闕拜謝，遂騎馬隨賀內翰入朝。玄宗於御座專待李白，李白至金階拜舞，山呼謝恩，躬身而立。天子一見李白，如貧得寶，如暗

得燈如饑得食如旱得雲開金口動玉音道今有番國賚書無人能曉特宣卿至為朕分憂白躬身奏道臣因學淺被太師批卷不中高太尉將臣推捨出門今有番書何不令試官回答却乃久滯番官在此臣是批黜秀才不能稱試官之意怎能稱皇上之意天子道朕自知卿卿其勿辭遂命侍臣捧番書賜李白觀看李白看了一遍微微冷咲對御座前將唐音譯出宣讀如流番書云

渤海國大可毒書送唐朝官家自你占了高麗與俺國逼近邊兵屢屢侵犯吾界想出自官家之意

俺如今不可耐者差官來講可將高麗一百七十六城讓與俺國俺有好物事相送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鼓扶餘之鹿鄭頤之豕率賓之馬沃州之綿湄沱河之鱒尤都之柰樂遊之梨你官家都有分若還不背俺起兵來廝殺且看那家勝敗

衆官聽得讀罷番書不覺失驚面面厮覷盡稱難得天子聽了番書龍情不悅沉吟良久方問兩班文武今被番家要興兵搶占高麗有何策可以應敵兩班文武如泥塑木雕無人敢應賀知章啟奏道自太宗



高麗事  
見此

皇帝三征高麗，不知殺了多少生靈，不能取勝，府庫爲之虛耗。天幸蓋蘇文死了，其子男生兄弟爭權，爲我鄉導。高宗皇帝遣老將李勣、薛仁貴統百萬雄兵，大小百戰，方纔殄滅。今承平日久，無將無兵，倘干戈復動，難保必勝。兵連禍結，不知何時而止。願吾皇聖鑒天子道，似此如何回答他。知章道：陛下試問李白，必然善於辭命。天子乃召白問之。李白奏道：臣啟陛下，此事不勞聖慮。來日宣番使入朝，臣當面回答番書，與他一般字跡。書中言語羞辱番家，須要番國可毒拱手來降。天子問可毒何人也。李白奏道：渤海風

俗稱其王曰可毒，猶回紇稱可汗，吐蕃稱贊普。六詔稱詔，訶陵稱悉莫威，各從其俗。天子見其應對不窮，聖心大悅。即日拜爲翰林學士，遂設宴於金鑾殿。宮商迭奏琴瑟，喧闐嬪妃進酒，彩女傳杯。御音傳示李卿，可開懷暢飲，休拘禮法。李白盡量而飲，不覺酒濃身軟。天子令內官扶於殿側安寢。次日五鼓，天子升殿。

淨鞭三下響

文武兩班齊

李白宿醒猶未醒，內官催促進朝。百官朝見已畢，天子召李白上殿，見其面尚帶酒容，兩眼兀自有矇矓。

帝  
個愛才

之意。天子分付內侍教御厨中造三分醒酒酸魚羹來。須臾內侍將金盤捧到魚羹一碗。天子見羹氣太熱。御手取牙筋調之。良久賜與李學士。李白跪而食之。頓覺爽快。是時百官見天子恩幸李白。且驚且喜。驚者。惟其破格喜者。喜其得人。惟楊國忠高力士。愀然有不樂之色。聖旨宣番使入朝。番使山呼見聖已畢。李白紫衣紗帽。飄飄然有神仙凌雲之態。手捧番書。立於左側柱下。朗聲而讀。一字無差。番使大駭。李白道。小邦失禮。聖上洪度如天。置而不較。有詔批答。汝宜靜聽。番官戰戰兢兢。跪於階下。天子命設七寶

恩寵極  
惟其公足  
之

床於御座之傍。取于闐白玉硯。象管兔毫筆。獨草龍香墨。五色金花箋。排列停當。賜李白近御榻前坐。錦墩草。詔李白奏道。臣靴不淨。有污前席。望皇上寬恩。賜臣脫靴結襪。而登。天子准奏。命一小內侍與李學士脫靴。李白又奏道。臣有一言。乞陛下赦臣狂妄。臣方敢奏。天子道。任卿失言。朕亦不罪。李白奏道。臣前入試春闈。被楊太師批落。高太尉趕逐。今日見二人。押班。臣之神氣不旺。乞玉音分付楊國忠與臣。捧硯磨墨。高力士與臣脫靴結襪。臣意氣始得自豪。舉筆草詔。口代天言。方可不辱君命。天子用人之際。恐拂

其意只得傳旨教楊國忠捧硯高力士脫靴二人心裏暗暗自揣前日科場中輕薄了他這樣書生只好與我磨墨脫靴今日恃了天子一時寵幸就來還話報復前仇出於無奈不敢違背聖旨正是敢怒而不敢言常言道

冤家不可結

結了無休歇

傷人還自傷

說人還自說

李白此時昂昂得意躡襪登褥坐於錦墩楊國忠磨得墨濃捧硯侍立論來爵位不同怎麼李學士坐了楊太師到侍立因李白口代天言天子寵以殊禮楊

太師奉旨磨墨不曾賜坐只得侍立李白左手將鬚一拂右手舉起中山兔穎向五花牋上手不停揮須臾草就嚇蠻書字畫齊整並無差落獻於龍案之上天子看了大驚都是照樣番書一字不識傳與百官看了各各駭然天子命李白誦之李白就御座前朗誦一遍

大唐開元皇帝詔諭渤海可毒自昔石卵不敵蛇龍不聞本朝應運開天撫有四海將勇卒精甲堅兵銳頡利背盟而被擒弄贊鑄鵝而納誓新羅奏織錦之頌天竺致能言之烏波斯獻捕鼠之蛇拂

蘇進曳馬之狗白鸚鵡來自訶陵夜光珠貢于林  
邑骨利幹有名馬之納泥婆羅有良酢之獻無非  
畏威懷德買靜求安高麗拒命天討再加傳世九  
百一朝殄滅豈非逆天之咎徵衡大之明鑒與况  
爾海外小邦高麗附國比之中國不過一郡士馬  
芻糧萬分不及若噬怒是逞驚驕不遜天兵一下  
千里流血君同頡利之俘國爲高麗之續方今聖  
度汪洋怒爾狂悖急宜悔禍勤修歲事毋取誅僂  
爲四夷笑爾其三思哉故諭

天子聞之大喜再命李白對番官面宣一通然後用

寶入函李白仍叫高太尉着靴方纔下殿喚番官聽  
詔李白重讀一遍讀得聲韻鏗鏘番使不敢則聲面  
如土色不免山呼拜舞辭朝賀內翰送出都門番官  
私問道適纔讀詔者何人內翰道姓李名白官拜翰  
林學士番使道多大的官使太師捧硯太尉脫靴內  
翰道太師大臣太尉親臣不過人間之極貴那李學  
士乃天上神仙下降贊助天朝更有何人可及番使  
點頭而別歸至本國與國王述之國王看了國書大  
驚與國人商議天朝有神仙贊助如何敵得爲了降  
表願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此是後話話分兩頭却說

天子深敬李白欲重加官職李白啟奏臣不願受職願得逍遙散誕供奉御前如漢東方朔故事天子道卿既不受職朕所有黃金白璧奇珍異寶惟卿所好李白奏道臣亦不願受金玉願得從陛下遊幸日飲美酒三千觴足矣天子知李白清高不忍相強從此時時賜宴留宿於金鑾殿中訪以政事恩幸日隆一日李白乘馬遊長安街忽聽得鑼鼓齊鳴見一簇刀斧手擁着一輛囚車行來白停驂問之乃是并州解到失機將官今押赴東市處斬那囚車中囚着個美丈夫生得甚是英偉叩其姓名聲如洪鐘答道姓郭

名子儀李白相他容貌非凡他日必爲國家柱石遂喝住刀斧手待我親往駕前保奏衆人知是李謫仙學士御手調羹的誰敢不依李白當時回馬直叩宮門求見天子討了一道赦勅親往東市開讀打開囚車放出子儀許他帶罪立功子儀拜謝李白活命之恩異日銜環結草不敢忘報此事閣過不題是時宮中最重木芍藥是揚州貢來的如今叫做牡丹花唐車譜之大有藥宮中種得四本開出四樣顏色那四樣

大紅

深紫

淺紅

通白

玄宗天子移植于沉香亭前與楊貴妃娘娘賞玩詔  
梨園子弟奏樂天子道對妃子賞名花新花安用舊  
曲遽命梨園長李龜年召李學士入宮有內侍說道  
李學士往長安市上酒肆中去了龜年不往九街不  
走三市一逕尋到長安市去只聽得一個大酒樓上  
有人歌云

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

勿爲醒者傳

李龜年道這歌的不是李學士是誰大踏步上樓梯  
來只見李白獨占一個小小座頭卓上花瓶內供一

枝碧桃花獨自對花而酌已喫得酩酊大醉手執巨  
觥兀自不放龜年上前道聖上在沉香亭宣召學士  
快去衆酒客聞得有聖旨一時驚駭都站起來開看  
李白全然不理張開醉眼向龜年念一句陶淵明的  
詩道是

我醉欲眠君且去

念了這句詩就瞑然欲睡李龜年也有三分主意向  
樓窻往下一招七八個從者一齊上樓不由分說手  
忙脚亂擡李學士到於門前上了玉花驄衆人左扶  
右持龜年策馬在後相隨直跑到五鳳樓前天子又

遣內侍來催促了，勅賜走馬入宮。龜年遂不扶李白下馬，同內侍幫扶，直至後宮，過了興慶池，來到沉香亭。天子見李白在馬上，雙眸緊閉，兀自未醒，命內侍鋪紫氍毹于亭側，扶白下馬，少卧，親往省視。見白口流涎沫，天子親以龍袖拭之。貴妃奏道：妾聞冷水沃面可以解醒，乃命內侍汲興慶池水，使宮女含而噴之。白夢中驚醒，見御駕大驚，俯伏道：臣該萬死，臣乃酒中之仙，幸陛下恕臣。天子御手攙起道：今日同妃子賞名花，不可無新詞，所以召卿，可作清平調三章。李龜年取金花牋授白，白帶醉一揮，立成三首，其一

曰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

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曰

一枝紅艷露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粧

其三曰

名花傾國兩相歡

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欄杆

天子覽詞稱美不已，似此天才，豈不壓倒翰林院許

多學士，即命龜年按調而歌。梨園眾子弟絲竹並進，天子自吹玉笛以和之。歌畢，貴妃歛繡巾，再拜稱謝。天子道：「莫謝朕，可謝學士也。」貴妃持玻璃七寶杯，親酌西涼葡萄酒，命宮女賜李學士飲。天子勅賜李白遍遊內苑，令內侍以美酒隨後。恣其酣飲，自是宮中內宴李白每每被召，連貴妃亦愛而重之。高力士深恨脫靴之事，無可奈何。一日，貴妃重吟前所製清平調三首，倚欄嘆美。高力士見四下無人，乘間奏道：「奴婢初意，娘娘聞李白此詞，怨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貴妃道：「有何可怨？」力士奏道：「可憐飛燕倚新粧，那飛

燕姓趙，乃西漢成帝之后。則今畫圖中，畫着一個武士，手托金盤，盤中有一女子，舉袖而舞。那個便是趙飛燕，生得腰肢細軟，行步輕盈，若人手執花枝，顛顛然。成帝寵幸無比，誰知飛燕影與燕赤鳳相通，匿于複壁之中。成帝入宮，聞壁衣內有人咳嗽聲，搜得赤鳳，殺之。欲廢趙后，賴其妹合德力救而止。遂終身不入正宮。今日李白以飛燕比娘娘，此乃謗毀之語。娘娘何不熟思，原來貴妃那時以胡人安祿山爲養子，出入宮禁，與之私通。滿宮皆知，只瞞得玄宗一人。高力士說飛燕一事，正刺其心。貴妃於是心下懷恨，每



於天子前說李白輕狂使酒無人臣之禮天子見貴如不樂李白遂不召他內宴亦不留宿殿中李白情知被高力士中傷天子有疎遠之意屢次告辭求去天子不允乃益縱酒自廢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友時人呼爲飲中八仙却說玄宗天子心下寔是愛重李白只爲宮中不甚相得所以疎了些兒見李白屢次乞歸無心戀闕乃向李白道卿雅志高蹈許卿暫還不日再來相召但卿有大功於朕豈可白手還山卿有所需朕當一一給與李白奏道臣一無所需但得杖頭有錢日沽

官衙甚新

一醉足矣天子乃賜金牌一面牌上御書勅賜李白爲天下無憂學士逍遙落托秀才逢坊喫酒遇庫支錢府給千貫縣給五百貫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失敬者以違詔論又賜黃金千兩錦袍玉帶金鞍龍馬從者二十人白叩頭謝恩天子又賜金花二朵御酒三杯於駕前上馬出朝百官俱給假携酒送行自長安街直接到十里長亭樽壘不絕只有楊太師高太尉二人懷悵不送內中惟賀內翰等酒友七人直送至百里之外流連三日而別李白集中有還山別金門知己詩略云

恭承丹鳳詔

歛起爐羅中

一朝去金馬

飄落成飛蓬

閒來東武吟

曲盡情未終

書此謝知己

扁舟尋釣翁

李白錦衣紗帽上馬登程一路只稱錦衣公子果然  
逢坊飲酒遇庫支錢不一日回至錦州與許氏夫人  
相見官府聞李學士回家都來拜賀無日不醉日往  
月來不覺半載一日白對許氏說要出外遊玩山水  
打扮做秀才模樣身邊藏了御賜金牌帶一個小僕  
騎一健驢任意而行府縣酒資照牌供給忽一日行

到華陰界上聽得人言華陰縣知縣貪財害民李白  
生計要去治他來到縣前令小僕退去獨自倒騎着  
驢子於縣門首連打三回那知縣在廳上取問公事  
觀見了連聲可惡可惡怎敢調戲父母官速令公吏  
人等拿至廳前取問李白微微詐醉連問不答知縣  
令獄卒押入牢中待他酒醒着他好生供狀來日決  
斷獄卒將李白領入牢中見了獄官掀髯長笑獄官  
道想此人是風顛的李白道也不風也不顛獄官道  
既不風顛好生供狀你是何人爲何到此騎驢擔突  
縣主李白道要我供狀取紙筆來獄卒將紙筆置於

案上李白扯獄官在一邊說道讓開一步待我寫獄官笑道且看這風漢寫出甚麼來李白寫道

供狀錦州人姓李單名白弱冠廣文章揮毫神鬼泣長安列八仙竹溪稱六逸曾草嚇蠻書聲名播絕域玉輦每趨陪金鑿爲寢室啜羨御手調流涎御袍拭高太尉脫靴楊太師磨墨天子殿前尚容乘馬行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入請驗金牌便知來歷

寫畢遞與獄官看了獄官謊得魂驚魄散低頭下拜道學士老爺可憐小人蒙官發遣身不由已萬望海涵赦罪李白道不干你事只要你對知縣說我奉金牌聖旨而來所得何罪拘我在此獄官拜謝了即忙將供狀呈與知縣并述有金牌聖旨知縣此時如小兒初聞霹靂無孔可鑽只得同獄官到牢中叅見李學士叩頭哀告道小官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犯乞賜憐憫在職諸官聞知此事都來拜求請學士到廳上正面坐下衆官庭叅已畢李白取出金牌與衆官看牌上寫道學士所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不敬者以違詔論汝等當得何罪衆官看罷聖旨一齊低頭禮拜我等都該萬死李白見衆官苦苦哀求嘆道

源戲中源  
是造福此  
才人作用  
之妙

你等受國家爵祿如何又去貪財害民如若改過前  
非方免汝罪衆官聽說人人拱手個個遵依不敢再  
犯就在廳上大排筵宴管待學士飲酒三日方散自  
是知縣洗心滌慮遂爲良牧此信聞於他郡都猜道  
朝廷差李學士出外私行觀風考政無不化貪爲廉  
化殘爲善李白遍歷趙魏燕晉齊梁吳楚無不流連  
山水極詩酒之趣後因安祿山反叛明皇車駕幸蜀  
誅國忠於軍中縉貴妃於佛寺白避亂隱於廬山永  
王璘時爲東南節度使陰有乘機自立之志聞白大  
才強偏下山欲授僞職李白不從拘留於幕府未幾

肅宗即位於靈武拜郭子儀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克  
復兩京有人告永王璘謀叛肅宗即遣子儀移兵討  
之永王兵敗李白方得脫身逃至潯陽江口被守江  
把總擒拿把做叛黨解到郭元帥軍前子儀見是李  
學士即喝退軍士親解其縛置於上位納頭便拜道  
昔日長安東市若非恩人相救焉有今日即命治酒  
壓驚連夜修本奏上天子爲李白辨冤且追叙其嚇  
蠻書之功荐其才可以大用此乃施恩而得報也正  
是

兩葉浮萍歸大海

人生何處不相逢

時楊國忠已死，高力士亦遠貶他方。玄宗皇帝自蜀  
迎歸，爲太上皇，亦對肅宗稱李白奇才。肅宗乃徵白  
爲左拾遺，白嘆宦海沉迷，不得逍遙自在，辭而不受。  
別了郭子儀，遂泛舟遊洞庭、岳陽，再過金陵，泊舟於  
采石江邊。是夜月明如晝，李白在江頭暢飲，忽聞天  
際樂聲嘹亮，漸近舟次，舟人都不聞，只有李白聽得。  
忽然江中風浪大作，有鯨魚數丈奮鬣而起，仙童二  
人手持旌節，到李白面前，口稱上帝奉迎，星主還位。  
舟人都驚倒，須臾甦醒，只見李學士坐於鯨背，音樂  
前導，騰空而去。明日將此事告於當塗縣令李陽冰。

陽冰具表奏聞，天子勅建李謫仙祠于采石山上。春  
秋二祭，到宋太平興國年間，有書生於月夜渡采石  
江，見錦帆西來，船頭上有白牌一面，寫詩伯二字，書  
生遂朗吟二句道：

誰人江上稱詩伯

錦繡文章借一觀

舟中有人和云

夜靜不堪題絕句

恐驚星斗落江寒

書生大驚，正欲傍舟相訪，那船泊于采石之下，舟中  
人紫衣紗帽，飄然若仙，逕投李謫仙祠中。書生隨後  
求之祠中，並無人跡，方知和詩者即李白也。至今人

稱酒仙詩伯皆推李白為第一云

嚇蠻書草見天才

天子調羹親賜來

一自騎鯨天上去

江流采石有餘哀

第九卷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烟花風景眼前休

鴛夢肯忘三月蕙

柘因零落難重舞

嬌艷豈無黃壤瘞

此地仍傳燕子樓

翠輦能省一生愁

蓮為單開不竝頭

至今人過說風流

話說大唐自政治大聖大孝皇帝謚法太宗開基之後至十二帝憲宗登位凡一百九十三年天下無事日久兵甲生塵刑具不用時有禮部尚書張建封做官年久恐妨賢路遂奏乞骸骨歸田養老憲宗曰卿

年齒未衰，豈互退位。果欲避冗，辭繁勅鎮青徐。數載建封，奏曰：臣雖菲才，既蒙聖恩，自當竭力。遂勅建封節制武寧軍事。建封大喜。平昔愛才好客，既鎮武寧，揀選才能之士，禮置門下。後房歌姬舞妓，非知書識禮者不用。武寧有妓關盼盼，乃徐方之絕色也。但見歌喉清亮，舞態婆娑，調絃成合格新聲，品竹作出塵雅韻。琴彈古調，碁覆新圖。賦詩琢句，追風雅見。于篇中，搦管丹青，奪造化生于筆下。建封雖聞其才色無雙，緣到任之初，未暇召于。尋祖之間，忽一日中書舍人白樂天名居易，自長安來宣

論交，鄆路過徐府，乃建封之故人也。喜樂天遠來，遂置酒邀飲于公館，只見

幕捲流蘇，簾垂朱箔。瑞腦煙噴，寶鴨香膠。光溢瓊壺，果劈天漿。食烹異味，綺羅珠翠。列兩行粉面梅粧，脆管繁音。奏一派新聲雅韻，遍地舞裯鋪蜀錦。當筵歌拍按紅牙。

當時酒至數巡，食供兩套。歌喉少歇，舞袖亦停。忽有一妓抱胡琴立于筵前，轉袖調絃，獨奏一曲。纖手斜拈，輕敲慢按。滿座清香，消酒力。一庭雅韻，爽煩襟。須臾彈徹韶音，抱胡琴侍立。建封與樂天俱喜，調韻清

雅視其精神舉止，但見花生丹臉，水剪雙眸，意態天然，迥出倫輩。回視其餘諸妓，粉黛如土，遂呼而問曰：孰氏？其妓斜抱胡琴，緩移蓮步，向前對曰：賤妾關盼盼也。建封喜不自勝，笑謂樂天曰：彭門樂事，不出于此。樂天曰：似此佳人，名達帝都，信非虛也。建封曰：誠如舍人之言，何惜一詩贈之？樂天曰：但恐句拙，反污麗人之美。盼盼據卸胡琴，掩袂而言：妾姿質醜陋，敢煩珠玉。若果不以猥賤見棄，是微軀隨雅文不朽，豈勝身後之榮哉！樂天喜其黠慧，遂口吟一絕。

鳳撥金鈿砌

檀槽後帶垂

醉嬌無氣力

風裊牡丹枝

盼盼拜謝樂天曰：賤妾之名，喜傳于後世，皆舍人所賜也。於是賓主歡洽，盡醉而散。翌日，樂天車馬東去，自此建封專寵盼盼，遂于府第之側，擇佳地創建一樓，名曰燕子樓，使盼盼居之。建封治政之暇，輕車潛往，與盼盼宴飲，交飛玉笋，共理笙簧，璨錦相偎，鸞衾共展，綺窻唱和，指花月為題，綉閣論情，對松筠為誓，歌笑管絃，情愛方濃，不幸彩雲易散，皓月難圓。建封染病，盼盼請醫調治，服藥無效，問卜無靈，轉加沉重而死。子孫護持靈柩，歸葬北邙，獨棄盼盼于燕子樓。



意節婦難  
得難得

中香消衣被塵滿琴箏沉沉朱戶長扃悄悄翠簾不  
捲盼盼焚香指天誓曰妾婦人無他計報尚書恩德  
請落髮為尼誦佛經資公冥福盡此一世誓不再嫁  
遂閉戶獨居凡十換星霜人無見面者鄉黨中有好  
事君子慕其才貌怜其孤苦暗暗通書以窺其意盼  
盼為詩以代柬答前後積三百餘首編綴成集名曰  
燕子樓集鏤板流傳于世忽一日金風破暑玉露生  
涼雁字橫空蛩聲喧草寂寥院宇無人靜鎖一天秋  
色盼盼倚欄長歎獨言曰我作之詩皆訴愁苦未知  
他人能曉我意否沉吟良久忽想翰林白公必能察

我不若賦詩寄呈樂天訴我衷腸必表我不負張公  
之德遂作詩三絕緘封付老蒼頭馳赴西洛詣白公  
投下白樂天得詩啟緘展視其一曰

北邙松栢鎖愁烟  
因埋冠劍歌塵散

燕子樓人思悄然  
紅袖香消二十年

其二曰

適看鴻雁岳陽回  
瑤瑟玉簫無意緒

又覩玄禽送社來  
任從蛛網結成灰

其三曰

樓上殘燈伴曉霜

獨眠人起合歡床

相思一夜知多少

地角天涯不是長

樂天看畢歎賞良久不意一妓女能守節操如此豈可棄而不答亦和三章以嘉其意遣老蒼頭馳歸盼盼接得拆開視之其一日

鈿暈羅衫色似烟

一回看着一潸然

自從不舞霓裳曲

疊在空箱得幾年

其二曰

今朝有客洛陽回

曾到尚書塚上來

見說白楊堪作柱

爭交紅粉不成灰

其三曰

滿簾明月滿庭霜

被冷香銷拂臥床

燕子樓前清夜雨

秋來祇為一人長

盼盼吟玩久之雖獲驪珠和璧未足比此詩之美笑謂侍女曰自此之後方表我一點真心正欲藏之篋中見紙尾淡墨題小字數行遂復展看又有詩一首

黃金不惜買蛾眉

揀得如花只一枝

歌舞教成心力盡

一朝身死不相隨

盼盼一見此詩愁鎖雙眉淚盈滿臉悲泣哽咽告侍女曰向日尚書身死我恨不能自縊相隨恐人言張公有隨死之妾使尚書有好色之名是玷公之清德

此乃常事  
獨非取以  
議盼盼耳

也、我、今、苟、活、以、度、朝、昏、樂、天、不、曉、故、作、詩、相、諷、我、今、不、死、謗、語、未、息、遂、和、韻、一、章、云、

獨宿空樓歛恨眉

身如春後敗殘枝

舍人不解人深意

諷道泉臺不去隨

書罷擲筆于地掩面長吁久之拭淚告侍女曰我無計報公厚德惟墜樓一死以表我心道罷纖手緊寒綉袂玉肌斜靠雕欄有心報德酬恩無意偷生苟活下視高樓踴躍奮身一跳侍女急拽衣告曰何事自求橫天盼盼曰一片誠心人不能表不死何為侍女曰今損軀報德此心雖佳但粉骨碎身于公何益且

遺老母使何人侍養盼盼沉吟久之曰死既不能惟誦佛經祝公冥福自此之後盼盼惟食素飯一盂閉閣焚香坐誦佛經雖比屋未嘗見面久之鬢雲懶掠眉黛慵描倦理寶瑟瑤琴厭對鴛衾鳳枕不施朱粉似春歸欲謝庾嶺梅花瘦損腰肢如秋後消疎隋堤楊柳每遇花辰月夕感舊悲哀寢食失常不幸寢疾伏枕月餘遽爾不起老母遂卜吉墓于燕子樓後盼盼既死不二十年間而建封子孫亦散蕩消索盼盼所居燕子樓遂為官司所占其地近郡圃因其形勢改作花園為郡將遊賞之地星霜屢改歲月頻遷唐

可憐可憐  
此公孫東  
閣廢為馬  
廄更係

運告終、五代更伯、當周顯德之末、天水真人承運而興、整頓朝綱、經營禮法、顧視而妖氛寢滅、指揮而宇宙廓清、至皇宋二葉之時、四海無犬吠之警、當時有中書舍人錢易、字希白、乃吳越王錢鏐之後裔也、文行詩詞、獨步朝野、久住紫薇、意欲一歷外任、遂因奏事之暇、上章奏曰、臣久據詞掖、無毫髮之功、乞一小郡、庶竭駑駘、上曰、青魯地腴人善、卿可出鎮彭門、遂除希白節制武寧軍、希白得旨謝恩、下車之日、宣揚皇化、整肅條章、訪民瘼于井邑、察冤枉于囹圄、屈已待人、親耕勸農、寬仁惠愛、勸化克頑、悉皆奉業守約、廉謹公平、聽政月餘、節屆清明、既在暇日、了無一事、因獨步東堦、天氣乍暄、無可消遣、遂呼蒼頭前導、閒遊園中、但見

晴光靄靄、淑景融融、小桃綻粧、臉紅深嫩、柳裊宮腰、細軟幽亭、雅榭深藏、花園陰中、畫舫蘭橈、穩纜回塘、岸下鶯貪春光、時時語、蝶弄晴光、擾擾飛

希白信步深入芬芳、縱意遊賞、到紅紫叢中、忽有危樓飛檻、映遠橫空、基址孤高、規模壯麗、希白舉目仰觀、見畫棟下有牌額、上書燕子樓三字、希白曰、此張建封寵盼盼之處、歲月累更、誰謂遺踪尚在、遂攝衣

一片精誠  
雖婦人不  
抵况男子  
乎

登梯徑上樓中但見

畫棟栖雲、雕梁聳漢、視西野如窺目下、指萬里如  
觀掌中、遮風翠幙高張、蔽日疎簾低下、移蹤但覺  
烟霄近、舉目方知宇宙寬、

希白倚欄長歎言曰、昔日張公清歌對酒、妙舞邀賓  
百歲既終、雲消雨散、此事自古皆然、不足感歎、但惜  
盼盼本一娼妓、而能甘心就死、報建封厚遇之恩、雖  
烈丈夫何以加此、何事樂天詩中、猶訊其不隨建封  
而死、實憐守節十餘年、自潔之心、泯沒不傳、我既知  
本未若緘口不為褒揚、盼盼必抱怨于地下、即呼蒼

人有此  
腸長願

頭磨墨、希白染毫、作古調長篇、書于素屏之上、其詞

人生百歲能幾日	荏苒光陰如過隙
樽中有酒不成歡	身後虛名又何益
清河太守真奇偉	曾向春風種桃李
欲將心事占韶華	無奈紅顏隨逝水
佳人重義不顧生	感激深恩甘一死
新詩寄語三百篇	貫串風騷洗沐耳
清樓十二橫霄漢	低下珠簾鎖雙燕
嬌魂媚魄不可尋	盡把闌干空倚遍

生時雖比  
屋未嘗見  
面死後肯  
輕見人耶  
當是為知  
已出頭

希白題罷朗吟數過忽有清風襲人異香拂面希白  
大驚此非花氣自何而來方疑訝間見素屏後有步  
履之聲希白即轉屏後窺之見一女子雲濃紺髮月  
淡修眉體欺瑞雪之容光臉奪奇花之艷麗金蓮步  
穩束素腰輕一見希白嬌羞臉黛急挽金鋪平掩其  
身雖江梅之映雪不足比其風韻希白驚訝問其姓  
氏此女捨金鋪掩袂向前叙禮而言曰妾乃守園老  
吏之女也偶因令節闌上層樓忽值公相到來妾荒  
急匿身于此以蔽醜惡忽聞誦弔吟吟古調新詞使  
妾聞之如獲珠玉遂潛出聽于素屏之後因而得面

台顏妾之行藏盡于此矣希白見女子容顏秀麗詞  
氣清揚喜悅之心不可言喻遂以言挑之曰聽子議  
論想必知音我適來所作長篇以為何如女曰妾門  
品雖微酷喜吟詠聞適來所誦篇章錦心繡口使九  
泉銜恨之心一旦消釋希白又聞此語愈加喜悅曰  
今日相逢可謂佳人才子還有意無女乃欸容正色  
掩袂言曰幸君無及于亂以全貞潔之心惟有詩一  
首仰酬厚意遂於袖中取彩箋一幅上呈希白展看  
其詩曰

人去樓空事已深

至今惆悵樂天吟

非君詩法高題起

誰慰黃泉一片心

希白讀罷謂女子曰爾既能詩決非園吏之女果何人也女曰君詳詩意自知賤妾微踪何必苦問希白春心蕩漾不能拴束向前拽其衣裾忽聞檻竹敲窗驚覺乃一枕遊仙夢伏枕于書窗之下但見爐烟尚裊花影微欹院宇沉沉方當日午希白推枕而起兀坐沉思夢中所見者必關盼盼也何顯然如是千古所無誠爲佳夢反覆再三歎曰此事當作一詞以記之遂成蝶戀花詞信筆書于案上詞曰

一枕間歌春晝午夢入華胥邂逅飛瓊侶嬌態翠

顰愁不語彩箋遺我新奇句幾許芳心猶未訴風竹敲窗驚散無尋處惆悵楚雲留不住斷腸凝望

高唐路

墨跡未乾忽聞窗外有人鼓掌作拍抗聲而歌調清韻美聲入簾攏希白審聽窗外歌聲乃適所作蝶戀花詞也希白大驚曰我方作此詞何人早已先能歌唱遂啟窻視之見其人頂翠冠珠珥玉珮羅裙向蒼蒼太湖石畔隱珊珊翠竹叢中繡鞋不動芳塵瓊裾風飄裊娜希白仔細定睛看之轉柳穿花而去希白歎異不勝惆悵後希白官至尚書惜軍愛民百姓讚

仰一夕無病而終這是後話正是

一首新詞弔麗容

貞魂含笑夢相逢

雖為翰苑名賢事

編入稗官小史中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早湖纔罷晚湖來

一月周流六十回

不獨光陰朝復暮

杭州老去被潮催

這四句詩是唐朝白樂天杭州錢塘江看潮所作話  
中說杭州府有一才子姓李名宏字敬之此人胸藏  
錦繡腹隱珠璣奈時運未通三科不第時值深秋心  
懷抑鬱欲渡錢塘往嚴州訪友命童子收拾書囊行  
李買舟而行捧出江口天已下午李生推篷一看果  
然秋江景致更自非常有宋朝蘇東坡江神子詞為



證

鳳皇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朶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歛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李生正看之間，只見江口有一座小亭，扁曰秋江亭。舟人道：「這亭子上每日有遊人登覽，今日如何冷靜？」李生想道：「似我失意之人，正好乘着冷靜時去看一看。」叫家長與我移舟到秋江亭去。舟人依命將船放到亭邊，停橈穩纜。李生上涯步進亭子，將那四面窓

欄推開，倚欄而望，見山水相啣，江天一色。李生心喜，叫童子將卓椅拂淨，焚起一爐好香，取瑤琴橫於卓上，操了一回曲終音止，舉眼見牆壁上多有留題字跡，不一，獨有一處連真帶草，其字甚大。李生起而觀之，乃是一首詞，名西江月，是說酒色財氣四件的短處。

酒是燒身焯焰，色爲割肉鋼刀，財多招忌損人苗，氣是無煙火藥。○四件將來合就，相當不欠分毫，勸君莫戀最爲高，纔是修身正道。

李生看罷，笑道：「此詞未爲確論，人生在世，酒色財氣

四者脫離不得若無酒失了祭享宴會之禮若無色絕了夫妻子孫之事若無財天子庶人皆沒用度若無氣忠臣義士也盡委靡我如今也作一詞與他解釋有何不可當下磨得墨濃醮得筆飽就在西江月背後也帶草連真和他一首

三杯能和萬事一醉善解千愁陰陽和順喜相求孤寡須知絕後○財乃潤家之寶氣爲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爲仇持論何多差謬

李生寫罷擲筆於卓上見香煙未燼方欲就坐再撫一曲忽然畫簷前一陣風起

善聚庭前草

能開水上萍

惟聞千樹吼

不見半分形

李生此時不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朦朧中但聞環珮之聲異香滿室有美女四人一穿黃一穿紅一穿白一穿黑自外而入向李生深深萬福李生此時似夢非夢便問四女何人爲何至此四女乃含笑而言妾姊妹四人乃古來神女遍遊人間前日有詩人在此遊玩作西江月一首將妾等辱罵使妾等羞愧無地今日蒙先生也作西江月一首與妾身解釋前冤特來拜謝李生心中開悟知是酒色財氣四者之精

全不畏懼便道四位賢姐各請通名四女各言詩一  
句穿黃的道

杜康造下萬家春

穿紅的道

一面紅妝愛殺人

穿白的道

生死窮通都屬我

穿黑的道

氤氳世界滿乾坤

原來那黃衣女是酒紅衣女是色白衣女是財黑衣

女是氣李生心下了然用手輕招四女你四人聽我  
分割

香甜美味酒爲先

美貌芳年色更鮮

財積千箱稱富貴

善調五氣是真仙

四女大喜拜謝道既承解釋復勞褒獎乞先生於吾  
姊妹四人之中選擇一名無過之女奉陪枕席少效  
恩環李生搖手連聲道不可不可小生有志攀月中  
丹桂無心戀野外聞花請勿多言恐虧行止四女笑  
道先生差矣妾等乃巫山洛水之儔非路柳牆花之  
比漢司馬相如文章魁首唐李衛公開國元勳一納

文君一收紅拂反作風流話柄不聞取譏於後世况佳期良會錯過難逢望先生三思李生到底是少年才子心猿意馬拿把不定不免轉口道既賢姐們見愛但不知那一位是無過之女小生情願相留言之未已只見那黃衣酒女急急移步上前道先生妾乃無過之女李生道怎見賢姐無過酒女道妾亦有西

江月一首

善助英雄壯膽能添錦繡詩腸神仙造下解愁方  
雪月風花玩賞

又道還有一句要緊言語先生聽着

好色能生疾病貪盃總是清狂八仙醉倒紫雲鄉  
不羨公侯卿相

李生大笑道好個八仙醉倒紫雲鄉小生情願相留方留酒女只見那紅衣色女向前柳眉倒豎星眼圓睜道先生不要聽賤婢之言賤人我且問你你只講酒的好處就罷了爲何重已輕人亂講好色的能生疾病終不然三四歲孩兒害病也從好色中來你只誇已的好處却不知已的不好處

平帝喪身因酒毒

江邊李白損其軀

勸君休飲無情水

醉後教人心意迷

李生道有理古人亡國喪身皆酒之過小生不敢相留只見紅衣女妖妖嬈嬈的走近前來道妾身乃是無過之女也有西江月為證

每羨鴛鴦交頸又看連理花開無知花鳥動情懷豈可人無歡愛○君子好逑淑女佳人貪戀多木紅羅帳裏兩和諧一刻千金難買

李生沉吟道真個一刻千金難買纔欲留色女那白衣女早已發怒罵道賤人怎麼說千金難買終不然我到不如你說起你的過處儘多

尾生橋下水涓涓

吳國西施事可憐

貪戀花枝終有禍

好姻緣是惡姻緣

李生道尾生喪身夫差亡國皆出於色其過也不下於酒請去請去遂問白衣女你却如何白衣女上前道

收盡三才權柄榮華富貴從生縱教好善聖賢心空手難施德行○有我人皆欽敬無我到處相輕休因閒氣鬪和爭問我須知有命

李生點頭道汝言有理世間所敬者財也我若有財取科第如反掌耳纔動喜留之意又見黑衣女粉臉生嗔星眸帶怒罵道你為何說休爭閒氣為人在世

從來有此  
可嘆可嘆

沒了氣還好，我想着你

有財有勢是英雄

命若無時枉用功

昔日石崇因富死

銅山不助鄧通窮

李生搖首不語，心中暗想：石崇因財取禍，鄧通空有錢山，不救其餓財，有何益？便問氣女：卿言雖則如此，但不知卿於平昔間處世何如？黑衣女道：像妾處世呵

一自混元開闢，陰陽二字成功，含爲元氣，散爲風萬物得之萌動。○但看生身六尺，喉間三寸，流通財和酒色，盡包籠無氣，誰人享用。

氣女說罷，李生還未及答，只見酒色財三女齊聲來講：先生休聽其言，我三人豈被賤婢包籠乎？且聽我數他過失。

霸王自刎在烏江

有智周瑜命不長

多少陣前雄猛將

皆因爭氣一身亡

先生也不可相留，李生躊躇思想：呀，四女皆爲有過之人，四位賢姐，小生褸薄衾寒，不敢相留，都請回去。四女此時互相埋怨：這個說先生留我，爲何要你打短？那個說先生愛我，爲何要你爭光？話不投機，一時鬧打罵起來。

酒罵色盜人骨髓色罵酒專惹非災財罵氣能傷  
肺腑氣罵財能損情懷直打得酒女烏雲亂色女  
寶髻歪財女搥胷叫氣女倒塵埃一箇箇蓬鬆髻  
髮遮粉臉不整金蓮撒鳳鞋

四女打在一團攪在一處李生暗想四女相爭不過  
爲我一人耳方欲向前勸解被氣女用手一推先生  
閃開待我打死這三箇賤婢李生猛然一驚衣袖拂  
着琴絃噹的一聲响驚醒回來擦磨睡眼定睛看時  
那見四女踪跡李生撫髀長嘆我因關心太切遂形  
于夢寐之間據適間夢中所言四者皆爲有過我爲

何又作這一首詞贊揚其美使後人觀吾此詞恣意  
於酒色沉迷於財氣我即爲禍之魁首如今欲要說  
他不奸難以悔筆也罷如今再題四句等人酌量而  
行就在粉牆西江月之後又揮一首

飲酒不醉最爲高  
無義之財君莫取

好色不亂乃英豪  
忍氣饒人禍自消

這段評話雖說酒色財氣一般有過細看起來酒也  
有不會飲的氣也有耐得的無如財色二字害事但  
是貪財好色的又免不得喫幾盃酒免不得淘幾場  
氣酒氣二者又總括在財色裏面了今日說一棒異

聞單爲財色二字弄出天大的禍來後來悲歡離合  
做了錦片一場佳話正是

說時驚破奸人膽 話出傷殘義士心

却說國初永樂年間北直隸涿州有箇兄弟二人姓  
蘇其兄名雲其弟名雨父親早喪單有母親張氏在  
堂那蘇雲自小攻書學業淹貫二十四歲上一舉登  
科殿試二甲除授浙江金華府蘭谿縣大尹蘇雲回  
家住了數日憑限已到不免擇日起身赴任蘇雲對  
夫人鄭氏說道我早登科甲初任牧民立心願爲好  
官此去止飲蘭溪一杯水所有家財盡數收拾將十

可惜一箇  
好官不曾  
大存

分之三留爲母親供膳其餘帶去任所使用當日拜  
別了老母囑付兄弟蘇雨好生侍養高堂爲兄的若  
不得罪於地方到三年考滿又得相見說罷不覺慘  
然淚下蘇雨道哥哥榮任是美事家中自有兄弟支  
持不必掛懷前程萬里須自保重蘇雨又送了一程  
方別蘇雲同夫人鄭氏帶了蘇勝夫妻二人伏事登  
途到張家灣地方蘇勝稟道此去是水路該用船隻  
偶有順便回頭的官座老爺坐去穩便蘇知縣道甚  
好原來坐船有個規矩但是順便回家不論客貨私  
貨都裝載得滿滿的却去攬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



號免他一路稅課不要那官人的船錢反出幾十兩銀子送他爲孝順之禮謂之坐船錢蘇知縣是箇老實的人何曾曉得恁樣規矩聞說不要他船錢已自勾了還想甚麼坐船錢那蘇勝私下得了他四五兩銀子酒錢喜出望外從旁攬掇蘇知縣同家小下了官船一路都是下水渡了黃河過了揚州廣陵驛將近儀真因船是年遠的又帶貨太重發起漏來滿船人都慌了蘇知縣叫快快攏岸一時間將家眷行李都搬上岸來只因搬這一番有分教蘇知縣全家受禍正合着二句古語道是

漫藏誨盜

冶容誨淫

却說儀真縣有個慣做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壩上街居住又攬山東王尚書府中一隻大客船裝載客人南來北往每年納還船租銀兩他合着一班水手叫做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剝皮沈鬍子這一班都不是個良善之輩又有一房家人叫做姚大時常攬了載約莫有些油水看得入眼時半夜三更悄悄地將船移動到僻靜去處把客人謀害劫了財帛如此十餘年徐能也做了些家事這些駭計一個個羹香飯熟飽食煖衣正所謂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你道徐

能是儀真縣人如何却攬山東王尚書府中的船隻，況且私商起家千金自家難道打不起一隻船，是有個緣故。王尚書初任南京爲官，曾在揚州娶了一位小奶奶，後來小奶奶父母却移家於儀真居住，王尚書時常周給，後因路遙不便，打這隻船與他，教他賃租用度船上，豎的是山東王尚書府的水牌。下水時就是徐能包攬去了。徐能因爲做那私商的道路，到不好用自家的船，要借尚書府的名色，又有勢頭，人又不疑心他，所以一向不致敗露。今日也是蘇知縣合當有事，恰好徐能的船空閒在家，徐能正在岸上

六人案切  
其後短

如畫

尋主顧聽說官船發漏，忙走來看，看見搬上許多箱籠囊篋，心中早有七分動火。結末又走個嬌嬌滴滴少年美貌的奶奶上來，徐能是個貪財好色的都頭，不覺心窩發痒，眼睛裏迸出火來，又見蘇勝搬運行李，料是僕人在人叢中將蘇勝背後衣袂一扯，蘇勝回頭，徐能陪個笑臉，問道：「是那裏去的老爺，莫非更換船麼？」蘇勝道家老爺是新科進士，選了蘭溪縣知縣，如今去到任，因船發了漏，權時上岸，若就有個好船換得，省得又落主人家。徐能指着河裏道：「這山東王尚書府中水牌在上的，就是小人的船，新修整得

好又堅固，又乾淨，慣走浙直水路，水手又都是得力的。今晚若下船時，明早祭了神福，等一陣順風，不幾日就吹到了。蘇勝歡喜，便將這話稟知家主蘇知縣。叫蘇勝先去看了艙口，就議定了船錢。因家眷在上，不許搭載一人。徐能俱依允了。當下先秤了一半船錢，那一半直待到縣時找足。蘇知縣家眷行李重，復移下了船。徐能慌忙去尋那一班不做好事的幫手。趙三等都齊了，只有翁范二人不到。買了神福，正要開船。岸上又有一個漢子跳下船來道：「我也相幫你們去。」徐能看見，呆了半晌。原來徐能有一個兄弟，叫

做徐用，班中都稱爲徐大哥。徐二哥真個是有性善，有性不善。徐能慣做私商，徐用偏好善。但是徐用在船上，徐能要動手脚，往往被兄弟阻住。十遍到有八九遍做不成，所以今日徐能瞞了兄弟，不去叫他。那徐用却自有心，聽得有個少年知縣換船到任，寫了哥子的船，又見哥哥去喚這一班如狼似虎的人，不對他說，心下有些疑惑，故意要來船上相幫。徐能却怕兄弟阻攔他，這番穩善的生意，心中嘿，嘿不喜。正是

涇渭自分清，共濁

薰蕕不混臭和香

疑慮中多  
少冤枉

却說蘇知縣臨欲開船，又見一個漢子趕將下來，心中到有些疑慮，只道是趁船的叫蘇勝，你問那方纔來的是甚麼人。蘇勝去問了來，回復道：船頭叫做徐能，方纔來的叫做徐用，就是徐能的親弟。蘇知縣想道：這便是一家了。是日開船，約有數里，徐能就將船泊岸，說道：風還不順，眾弟兄且喫神福酒。徐能飲酒中間，只推出恭上岸，招兄弟徐用對他說道：我看蘇知縣行李沉重，不下千金，跟隨的又止一房家人，這場好買賣，不可挫過你，你却不要阻攔我。徐用道：哥哥，此事斷然不可，他若任所回來，盈囊滿篋，必是貪贓。

徐用堪坐  
此義堂一

不義之財

所致，不義之財，取之無碍，如今方纔赴任，不遇家中帶來幾兩盤費，那有千金。況且少年科甲，也是天上，一位星宿哥哥，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後來必然懊悔。徐能道：財采到不打緊，還有一事好一個標致，奶奶你哥正死了嫂嫂，房中沒有個得意掌家的，這是天付姻緣，兄弟這番須作成做哥的，則個徐用又道：從來相女配夫，既是奶奶，必然也是宦家之女，把他好夫好婦拆散了，強逼他成親，到底也不和順。此事一發不可，這裏兄弟二人正在唧唧噥噥，船艙上趙三望見了，正不知他商議甚事，一跳跳上岸來，徐用

善人孤立  
兇人多助  
奈何

見趙三上岸洋洋的到走開了趙三問徐能適纔與二哥哥說甚麼徐能附耳述了一遍趙三道既然二哥哥不從到不要與他說了只消兄弟一人便與你完成其事今夜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徐能大喜道不枉叫做趙一刀原來趙三爲人粗暴動不動自誇道我是一刀兩段的性子不學那粘皮帶骨因此起個異名叫做趙一刀當下衆人飲酒散了權時歇息看看天晚蘇知縣夫婦都睡了約至一更時分聞得船上升身收拾篷索叫蘇勝問時說道江船全靠順風趁這一夜風使去明早便到南京了老爺們睡穩莫要

開口等我自行那蘇知縣是北方人不知水面的勾當聽得這話就不問他了却說徐能撐開船頭見風已不順正中其意拽起滿篷倒使轉向黃天蕩去那黃天蕩是極野去處船到蕩中四望無際姚大便去拋鐵貓楊辣嘴把定頭艙門口沈鬍子守舵趙三當先提着一口潑風刀徐能手執板斧隨後只不叫徐用一人却說蘇勝打鋪睡在艙口聽得有人推門進來便從被窩裏鑽出頭向外張望趙三看得真一刀砍去正劈着領子蘇勝只叫得一聲有賊又復一刀砍去正劈着領子蘇勝的老婆和衣砍殺拖出艙口向水裏擯下去了蘇勝的老婆和衣

睡在那裏聽得嚷摸將出來也被徐能一斧劈倒姚  
大點起火把照得艙中通亮慌得蘇知縣雙膝跪下  
叫道大王行李分毫不要了只求饒命徐能道饒你  
不得舉斧照頂門砍下却被一人攔腰抱住道使不  
得却便似

秋深逢赦至

病篤遇仙來

你道是誰正是徐能的親弟徐用曉得衆人動擲不  
幹好事走進艙來却好抱住了哥哥扯在一邊不容  
他動手徐能道兄弟今日騎虎之勢罷不得手了徐  
用道他中了一場進士不曾做得一日官今日却

節節見徐  
用精細

他財帛占了他妻小殺了他家人又教他刀下身亡  
也忒罪過徐能道兄弟別事聽得你這一件聽不得  
你留了他便是禍根我等性命難保放了手徐用越  
抱得緊了便道哥哥既然放他不得拋在湖中也得  
個全屍而死徐能道便依了兄弟言語徐用道哥哥  
撒下手中兇器兄弟方好放手徐能果然把板斧撒  
下徐用放了手徐能對蘇知縣道免便免你一斧只  
是鬆你不得便將駝纜捆做一團如一隻餛飩相似  
向水面撲澗的攏將下去眼見得蘇知縣不活了夫  
人鄭氏只叫得苦便欲跳水徐能娜裏容他把艙門

關閉撥回船頭將篷扯滿又使轉來原來江湖中除了頂頭大逆風往來都使得篷儀真至邵伯湖不過五十餘里到天明仍到了五壩口上徐能回家喚了一乘肩輿教管家的朱婆先扶了奶奶上轎一路哭哭啼啼竟到了徐能家裏徐能分付朱婆你好生勸慰奶奶到此地位不由不順從不要愁煩今夜若肯從順還你終身富貴強似跟那窮官說得成時重重有賞朱婆領命引着奶奶歸房徐能同衆人將船中箱籠盡數搬運上岸打開看了作六分均分殺倒一口猪燒利市紙連翁鼻涕范剝皮都請將來做慶賀

徐能大有作用

不和睦的強盜不如

筵席徐用心中甚是不忍想着哥哥不仁到夜來必然去逼蘇奶奶若不從他性命難保若從時可不壞了他名節雖在席中如坐針氈衆人大酒大肉直喫到夜徐用心生一計將大折碗滿斟熱酒碗內約有斤許徐用捧了這碗酒到徐能面前跪下徐能慌忙來攙道兄弟爲何如此徐用道夜來船中之事做兄弟的違拘了兄長必然見恠若果然不恠可飲兄弟這甌酒徐能雖是強盜弟兄之間到也和睦只恐徐用疑心將酒一飲而盡衆人見徐用勸了酒都起身把盞道今日徐大哥娶了新嫂是個大喜我等一人

慶一盃此時徐能七八已醉欲推不飲衆人道徐二哥是弟兄我們異姓偏不是弟兄徐能被纏不過只得每人陪過喫得酩酊大醉徐用見哥哥坐在椅上打瞌睡只推出恭提個燈籠走出大門從後門來門却鎖了徐用從牆上跳進屋裏將後門鎖裂開取燈籠藏了廚房下兩個丫頭在那裏盪酒徐用不顧還到房前只見房門掩着裏面說話聲響徐用側耳而聽却是朱婆勸鄭夫人成親正不知勸過幾多言語了鄭夫人不允只是啼哭朱婆道奶奶既立意不順從何不就船中尋個自盡今日到此那裏有地孔鑽

精細

去鄭夫人哭道媽媽不是奴家貪生怕死只爲有九個月身孕在身若死了不打緊我丈夫就絕後了朱婆道奶奶你就生下兒女來誰容你存留老身又是婦道家做不得程嬰杵臼也是枉然徐用聽到這句話一脚把房門踢開唬得鄭夫人魂不附體連朱婆也都慌了徐用道不要忙我是來救你的我哥哥已醉乘此機會送你出後門去逃命異日相會須記得不干我徐用之事鄭夫人叩頭稱謝朱婆因說了半日也十分可憐鄭夫人情願與他作伴逃走徐用身邊取出十兩銀子付與朱婆做盤纏引二人出後門



又送了他出了大街，囑付小心在意說罷，自去了。好似

搥碎玉籠飛彩鳳 掣開金鎖走蛟龍

單說朱婆與鄭夫人尋思黑夜無路投遞，信步而行。只揀僻靜處走去，顧不得鞋弓步窄，約行十五六里。蘇奶奶心中着忙，到也不怕脚痛，那朱婆却走不動了。沒奈何彼此相扶，又捱了十餘里，天還未明，朱婆原有個氣急的症候，走了許多路，發喘起來，道：「奶奶不是老身有始無終，其實寸步難移，恐怕反拖累奶奶，且喜天色微明，奶奶前去好尋個安身之處。」老身

漂沙女又看配享

在此處途路還熟，不消掛念。鄭夫人道：「奴家患難之際，只得相撇了，只是媽媽遇着他人，休得漏了奴家消息。」朱婆道：「奶奶尊便，老身不悞你的事。」鄭夫人纔轉得身，朱婆嘆口氣，想道：「沒處安身，索性做個乾淨好人，望着路傍有口義井，將一雙舊鞋脫下，投井而死。」鄭夫人眼中流淚，只得前行，又行了十里，共三十餘里之程，漸覺腹痛難忍。此時天色將明，望見路傍有一茅菴，其門尚閉。鄭夫人叩門意欲借菴中暫歇，菴內答應開門，鄭夫人擡頭看見驚上加驚，想道：「我來錯了，原來是僧人，聞得南邊和尚們最不學好，躲

亦未勝

了強盜又撞了和尚却不晦氣千死萬死左右一死且進門觀其動靜那僧人看見鄭夫人丰姿服色不像個以下之人甚相敬重請入淨室問訊叙話起來方知是尼僧鄭夫人方纔心定將黃天蕩遇盜之事叙了一遍那老尼姑道奶奶暫住幾日不妨却不敢久留恐怕強人訪知彼此有損說猶未畢鄭夫人腹痛一陣緊一陣老尼年踰五十也是半路出家的曉得此道兒問道奶奶這痛陣到像要分娩一般鄭夫人道實不相瞞奴家懷九個月孕因昨夜走急了路肚疼只怕是分娩了老尼道奶奶莫怪我說這裏是

佛地不可污穢奶奶可往別處去不敢相留鄭夫人眼中流淚哀告道師父慈悲爲本這十方地面不留教奴家更投何處想是蘇門前世業重今日遭此冤劫不如死休老尼心慈道也罷菴後有個廁屋奶奶若沒處去權在那廁屋裏住下等生產過了進菴未遲鄭夫人出於無奈只得捧着腹肚走到菴後廁屋裏去雖則廁屋喜得不是個露坑到還乾淨鄭夫人到了屋內一連幾陣緊痛產下一個孩兒老尼聽得小兒啼哭之聲忙走來看說道奶奶且喜平安只是一件母子不能並留若留下小的我與你托人撫養

警世通言 卷十一  
你就休住在此。你若要在時，把那小官人棄了，不然佛地中啼啼哭哭，被人疑心，查得根由，又是禍事。鄭夫人左思右量，兩下難捨，便道：「我有道理，將自己貼肉穿的一件羅衫脫下，包裹了孩兒，拔下金釵一股，插在孩兒胸前，對天拜告道：『天主蘇雲，倘若不該絕後，願天可憐，遣個好人收養此兒。』祝罷，將孩兒遞與老尼，夾他放在十字路口。老尼念聲阿彌陀佛，接了孩兒，走去約莫半里之遙，地名大柳村，撇於柳樹之下。」

分明路側重逢棄

疑是空桑再產伊

老尼轉來，回復了鄭夫人。鄭夫人一慟幾死。老尼勸解，自不必說。老尼淨了手，向佛前念了血盆經，送湯送水，贖看覷鄭夫人。鄭夫人將隨身簪珥手釧，盡數解下，送與老尼為陪堂之費。等待滿月進菴，做了道姑，拜佛看經，過了數月。老尼恐在本地有是非，又引他到當塗縣慈湖老菴中潛住，更不出門。不在話下。却說徐能醉了，睡在椅上，直到五鼓方醒。眾人見主人酒醉先已各散去訖。徐能醒來，想起蘇奶奶之事，走進房看時，却是個空房。連朱婆也不見了。叫丫鬟問時，一個個日睜口呆，對答不出。看後門大開，情知

走了，雖然不知去向，也少不得追趕料他不走南路，必走北路，望僻靜處，一直追來，也是天使其然，一逕走那蘇奶奶的舊路，到義井跟頭，看見一雙女鞋，原是他先前老婆的舊鞋，認得是朱婆的，疑猜道：難道他特地奔出去，到於此地，捨得性命，巴着井欄一望，黑洞洞地，不要管他，再趕一程，又行十餘里，已到大柳村前，全無踪跡，正欲回身，只聽得小孩子哭嚶，走上一步看時，那大柳樹之下，一個小孩兒，且是生得端正，懷間有金釵一股，正不知什麼人撇下的，心中暗想：我徐能年近四十，尚無子息，這不是皇天有眼。

賜與我爲嗣，輕輕抱在懷裏，那孩兒就不哭了。徐能心下十分之喜，也不想追趕，抱了孩子，就回到得家中，想姚大的老婆，新育一個女兒，未及一月，死了，正好接奶，把那一股釵子，就做賞錢，賞了那婆娘，教他好生餵乳，長大之時，我自看顧你，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插下薔薇有刺藤，養成乳虎自傷生。  
凡人，不識天公巧，種就秧苗待長成。

話分兩頭，再說蘇知縣被強賊擄入黃天蕩中，自古道：死生有命，若是命不該活，一千個也休了，只爲蘇

知縣後來還有造化，在水中半沉半浮，直落到嚮水  
關邊，恰好有個徽州客船泊於關口，客人陶公夜半  
正起來撒溺，覺得船底下有物，叫水手將篙摘起，却  
是一個人，渾身細縛，心中駭異，不知是死的活的，正  
欲推去，水中有這等異事，那蘇知縣在水中浸了半  
夜，還不曾死，開口道：救命救命！陶公見是活的，慌忙  
解開繩索，將姜湯灌醒，問其緣故。蘇知縣備細告訴，  
被山東王尚書船家所劫，如今待往上司去告理。陶  
公是本分生理之人，聽得說要與山東王尚書家打  
官司，只恐連累，有懊悔之意。蘇知縣看見顏色變了，

怕不相容，便改口道：如今盤費一空，文憑又失，此身  
無所着落，倘有安身之處，再作道理。陶公道：先生休  
惟我說，你若要去告理，在下不好管得閒事。若只要  
個安身之處，敝村有個市學，倘肯相就，權住幾時。蘇  
知縣道：多謝多謝。陶公取些乾衣服，教蘇知縣換了，  
帶回家中。這村名雖喚做三家村，共有十四五家，每  
家多有兒女上學，却是陶公做領袖，分派各家輪流  
供給在家教學，不放他出門，看官牢記着。那蘇知縣  
自在村中教學，正是

未司社稷民人事

權作之乎者也師

却說蘇老夫人在家思念兒子蘇雲對次子蘇雨道  
你哥哥爲官一去三年杳無音信你可念手足之情  
親往蘭溪任所討個音耗回來以慰我懸懸之望蘇  
雨領命收拾包裹陸路短盤水路搭船不則一日來  
到蘭溪那蘇雨是朴實莊家不知委曲一逕走到縣  
裏值知縣退衙來私宅門口敲門守門皂隸急忙攔  
住問是甚麼人蘇雨道我是知縣老爺親屬你快通  
報皂隸道大爺好利害既是親屬可通個名姓小人  
好傳雲板蘇雨道我是蘇爺的嫡親兄弟特地從涿  
州家鄉而來皂隸堦臉打一啐罵道見鬼大爺自姓

高是江西人牛頭不對馬嘴正說間後堂又有幾個  
聞蕩的公人聽得了走來幫興罵道那裏來這光棍  
打他出去就是蘇雨再三分辨那個聽他正在那里  
七張八嘴東扯西拽驚動了衙內的高知縣開私宅  
出來問甚緣由蘇雨聽說大爺出衙睜眼看時却不  
是哥哥已自心慌只得下跪稟道小人是北直隸涿  
州蘇雨有親兄蘇雲於三年前選本縣知縣到任以  
後杳無音信老母在家懸望特命小人不遠千里來  
到此間何期遇了恩相恩相旣在此榮任必知家兄  
前任下落高知縣慌忙扶起與他作揖看坐說道你

令兄向來不曾到任吏部只道病故了，又將此缺補與下官，既是府上都沒消息，不是覆舟，定是遭寇了。若是中途病亡，豈無一人回籍，蘇雨聽得哭將起來。道老母家中懸念，只望你衣錦還鄉，誰知死得不明，不白，教我如何回覆老母。高知縣傍觀，未免同袍之情，甚不過意，寬慰道：事已如此，足下休得煩惱，且在敝治寬住一兩個月，待下官差人四處打聽，令兄消息回府未遲。一應路費都在下官身上，便分付門子於庫房取書儀十兩，送與蘇雨爲程敬，着一名皂隸送蘇二爺於城隍廟居住。蘇雨雖承高公美意，心下

痛苦，晝夜啼哭，住了半月，忽感一病，服藥不愈，嗚呼哀哉。

未得兄弟生逢

又見娘兒死別

高知縣買棺親往殯殮，停柩於廟中，分付道士小心看視，不在話下。再說徐能自抱那小孩兒回來，教姚大的老婆做了乳母，養爲己子。俗語道：只愁不養，不愁不長。那孩子長成六歲，聰明出衆，取名徐繼祖。上學攻書，十三歲經書精通，遊庠補廩，十五歲上登科，起身會試，從涿州經過，走得乏了，下馬歇脚，見一老婆婆面如秋葉，髮若銀絲，自提一個磁瓶，問井頭汲

水徐繼祖上前與婆婆作揖求一甌清水解渴。老婆婆老眼朦朧，看見了這小官人，清秀可喜，便留他家裏喫茶。徐繼祖道：「只怕老娘府上路遠，婆婆道：「十步之內，就是老身舍下。」徐繼祖真個下馬，跟到婆婆家裏，見門庭雖像舊家，甚是冷落，後邊房屋都被火焚了，瓦礫成堆，無人收拾，只剩得廳房三間，將土牆隔斷。左一間，老婆婆做個卧房；右一間，放些破家火，中間雖則空下，傍邊供兩個靈位，開寫着長兒蘇雲，次兒蘇雨，廳側邊是個耳房，一個老婢在內燒火。老婆婆請小官人於中間坐下，自己陪坐，喚老婢潑出一

盞熱騰騰的茶，將托盤托將出來，道：「小官人喫茶。」老婆婆看着小官人，目不轉睛，不覺兩淚交流。徐繼祖恠而問之，老婆婆道：「老身七十八歲了，就說錯了句言語，料想郎君不恠。」徐繼祖道：「有話但說，何恠之有？」老婆婆道：「官人尊姓，青春幾歲？」徐繼祖叙出姓名，年方一十五歲，今科僥倖中舉，赴京會試。老婆婆屈指暗數了一回，撲簌簌淚珠滾一個不住。徐繼祖也不覺慘然，道：「婆婆如此哀楚，必有傷心之事。」老婆婆道：「老身有兩個兒子，長子蘇雲，叨中進士，職受蘭溪縣尹，十五年前同着媳婦赴任，一去杳然，老身又遣次



男蘇雨親往任所體探，連蘇雨也不回來。後來聞人傳說大小兒喪於江盜之手，次兒沒於蘭溪，老身痛苦無伸，又被鄰家失火延燒臥室，老身和這婢子兩口權住這幾間屋內，坐以待死。適纔偶見郎君面貌，與蘇雲無二，又剛是十五歲，所以老身感傷不已。今日天色已晚，郎君若不嫌貧賤，在草舍暫住一晚，喫老身一餐素飯，說罷又哭。徐繼祖是個慈善的人，也是天性自然，感動心內，到可憐這婆婆，也不忍別去。就肯住了，老婆婆宰雞煮飯，管待徐繼祖，叙了二三日，更的話就留在中間歇息。次早老婆婆起身，又留喫

可憐

了早飯，臨去時依依不捨，在破箱子內取出一件不曾開折的羅衫出來，相贈說道：「這衫是老身親手做的，男女衫各做一件，却是一般花樣。」女衫把與兒婦穿去了，男衫因打摺時被燈煤落下，燒了領上一個孔。老身嫌不吉利，不曾把與亡兒穿。至今老身收着，今日老身見了郎君，就如見我蘇雲一般。郎君受了這件衣服，倘念老身衰暮之景，來年春闈得策衣錦還鄉，是必相煩，差人於蘭溪縣打聽蘇雲、蘇雨一個實信，見報老身死亦瞑目。說罷，放聲痛哭。徐繼祖沒來由，不覺也掉下淚來。老婆婆送了徐繼祖上馬，哭

進屋去了，徐繼祖不勝傷感，到了京師，連科中了二甲進士，除授中書朝中大小官員，見他少年老成，諸事歷練，甚相敬重，也有打聽他未娶，情願賠了錢，送女兒與他做親。徐繼祖爲不曾稟命於父親，堅意推辭。在京二年，爲急缺風憲事，選授監察御史，差往南京刷卷，就便回家省親歸娶。剛好一十九歲，徐能此時已做了太爺，在家中耀武揚威，甚是得志，正合着古人兩句：

常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得幾時

再說鄭氏夫人在慈湖尼菴一住十九年，不曾出門。

一日照鏡，覺得龐兒非舊，潸然淚下，想道：殺夫之仇未報，孩兒又不知生死，就是那時有人收留，也不知落在誰手，住居何鄉。我如今容貌憔悴，又是道姑打扮，料無人認得。況且喫了這幾年安逸茶飯，是擾菴中，心中過意不去，如今不免出外托鉢，一來也幫貼菴中，二來往儀真一路去，順便打聽孩兒消息。常言大海浮萍，也有相逢之日；或者天天可憐，有近處人家拾得撫養，在彼母子相會，對他說出根由，教他做個報仇之人，却不了却心願。當下與老尼商議，停妥托了鉢盂，出庵而去。一路抄化，到於當塗縣內，只見

沿街搭彩迎接刷卷御史徐爺，鄭夫人到一家化齋。其家乃是里正，辭道我家爲接官一事，甚是匆忙。改日來布施罷，却有間壁一個人家有女眷，開立在門前觀看搭彩，看這道姑生得十分精緻，年也却不甚長，見化不得齋，便去叫喚他。鄭氏聞喚，到彼問訊，過了，那女眷便延進中堂，將素齋款待，問其來歷。鄭氏料非賊黨，想道：我若隱忍不說，到底終無結末。遂將十九年前苦情，數一數二，告訴出來。誰知屏後那女眷的家長，伏着聽了半日，心懷不平，轉身出來，叫道：姑，你受恁般冤苦，見今刷卷御史到任，如何不去告

如此開卷  
何助多管

狀申理。鄭氏道：小道是女流，初未識字，寫不得狀詞。那家長道：要告狀，我替你寫，便去買一張三尺三寸的綿紙，從頭至尾寫道：

告狀婦鄭氏，年四十二歲，係直隸涿州籍貫。夫蘇雲，由進士選授浙江蘭溪縣尹，於某年相隨赴任。路經儀真，因船漏過載，豈期船戶積盜徐能，糾夥多人，中途劫夫財，謀夫命，又欲姦騙氏身。氏幸逃出庵中，潛躲迄今。一十九年，沉冤無雪。徐盜見在五壩街住，懇乞天臺捕獲正法，生死啣恩，激切上告。

鄭氏收了狀子，作謝而出，走到接官亭。徐御史正在寧太道周兵備船中，答拜船頭上，一清如水。鄭氏不知利害，逕踏上船，管船的急忙攔阻。鄭氏便叫起屈來。徐爺在艙中聽見，也是一綠一會，偏覺得音聲悽慘，叫巡捕官接進狀子。同周兵備觀看，不看猶可，看畢時，唬得徐御史面如土色，屏去從人，私向周兵備請教。這婦人所告，正是老父學生欲待不准他狀，又恐在別衙門告理。周兵道：「呵呵大笑道：『先生大人，正是青年不知機變，此事亦有何難，可分付巡捕官帶那婦人，明日察院中審問。』」到那其間，一頓板子，將那

天

說得是

婦人敲死可不絕了。後患徐御史起身相謝道：「承教了，辭別周兵備分付了。巡捕官說話，押那告狀的婦人，明早帶進衙門面審。當下回察院中安歇。一夜不睡，想道：『我父親積年爲盜，這婦人所告，或是真情，當先刦財殺命，今日又將婦人打死，却不是冤上加冤。若是不打殺他，時又不是小可利害。』」驀然又想起三年前涿州遇見老嫗，說兒子蘇雲被強人所算，想必就是此事了。又想道：『我父親刦掠了一生，不知造下許多冤業，有何陰德，積下兒子科第。我記得小時上學，學生中常笑我不是親生之子，正不知我此身從

何而來。此事除非奶公姚大知其備細。心生一計。寫就一封家書。書中道到任忙促不及回家。特地迎接父叔諸親。南京衙門相會。路上乏人伏侍。可先差奶公姚大來當塗采石驛。莫悞莫悞。次日開門。將家書分付承差。送到儀真五壩街上太爺親折。巡捕官帶鄭氏進衙。徐繼祖見了那鄭氏。不由人心中慘然。畧問了幾句言語。就問道。那婦人有兒子。沒有。如何自家出身告狀。鄭氏眼中流淚。將菴中產兒并羅衫包袱。和金釵一股。留于大柳村中始末。又備細說了一遍。徐繼祖委決不下。分付鄭氏。你且在菴中暫住。待

我察訪強盜着實。再來喚你。鄭氏拜謝去了。徐繼祖起馬到采石驛住下。等得奶公姚大到來。日間無話。直至黃昏深後。喚姚大。至於卧榻。將好言撫慰。問道。我是誰人所生。姚大道。是太爺生的。再三盤問。只是如此。徐爺發怒道。我是他生之子。備細都已知道。你若說得明白。念你妻子乳哺之恩。免你本身一刀。若不說之時。發你在本縣。先把你活活敲死。姚大道。實是太爺親生。小的不敢說謊。徐爺道。黃天蕩打劫蘇知縣一事。難道你不知。姚大又不肯明言。徐爺大怒。便將憲票一幅。寫下姚大名字。發去當塗縣打一百

警世通言 卷十一  
討氣絕繳姚大見僉了憲票着了忙連忙磕頭道小的願說只求老爺莫在太爺面前洩漏徐爺道凡事有我做主你不須懼怕姚大遂將打劫蘇知縣謀蘇奶奶爲妻及大柳樹下拾得小孩子回家教老婆接奶備細說了一遍徐爺又問道當初裹身有羅衫一件又有金釵一股如今可在姚大道羅衫上染了血迹洗不淨至今和金釵留在此時徐爺心中已自了然分付道此事只可你我二人知道明早打發你回家取了釵子羅衫星夜到南京衙門來見我姚大領命自去徐爺次早一面差官將盤纏銀兩好生接取

慈湖菴鄭道姑到京中來見我一面發牌起程往南京到任正是

少年科第榮如錦

御史威名猛似雷

且說蘇雲知縣在三家村教學想起十九年前之事老母在家音信隔絕妻房鄭氏懷孕在身不知生死下落日夜憂惶將此情告知陶公欲到儀真尋訪消息陶公苦勸安命莫去惹事蘇雲乘清明日各家出去掃墓乃寫一謝帖留在學館之內寄謝陶公收拾了筆墨出門一路賣字爲生行至常州烈帝廟日晚投宿夢見烈帝廟中燈燭輝煌自己拜禱求籤籤語

云、

陸地安然水面凶

一林秋葉遇狂風

要知骨肉團圓日

只在金陵豸府中

五更醒來，記得一字不忘，自家暗解道：江中被盜遇救，在山中住這幾年，首句陸地安然水面凶，已自應了。一林秋葉遇狂風，應了骨肉分飛之象。難道還有團圓日子。金陵是南京地面，御史衙門號為豸府。我如今不要往儀真，徑到南都御史衙門告狀。或者有神冤之日，天明起來拜了神道，討其一笞。若該往南京，乞賜聖笞，擲下。果然是個聖笞。蘇公歡喜出了廟。

直至南京，寫下一張詞狀，到操江御史衙門去出告狀云。

告狀人蘇雲，直隸涿州人，忝中某科進士，初選蘭溪知縣，携家赴任。行至儀真，禍因舟漏，重僱山東王尚書家船隻，過載豈期舟子徐能徐用，等慣於江洋打劫，夜半移船僻處，縛雲拋水，幸遇救免，教授糊口，行李一空，妻僕不知存亡，勢宦養盜，非天莫勦，上告。

那操江林御史正是蘇爺的同年，看了狀詞，甚是憐憫，即刻行個文書，支會山東撫按，着落王尚書身上。

要強盜徐能徐用等，剛剛發了文書，刷卷御史徐繼祖來拜，操院偶然叙及此事，徐繼祖有心，別了操院出門，即時叫聽事官將操院差人喚到本院衙門，有話分付。徐爺回衙門，聽事官喚到操院差人進衙磕頭，稟道：「老爺有何分付？」徐爺道：「那王尚書船上強盜，本院已知一二，今本院賞你盤纏銀二兩，你可暫停兩三日，待本院喚你們時，你可便來，管你有處緝拿真賊真盜，不須到山東去得。」差人領命去了。少頃門上通報：「太爺到了。」徐爺出迎，就有踟躕之意，想着「養育教訓之恩，恩怨也要分明，今晚且盡個禮數。」當下

差官往河下，接收到衙，原來徐能徐用起身時，連這一班同夥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剝皮、沈鬍子都倚仗通家兄弟，面上備了百金賀禮，一齊來慶賀徐爺。這是天使其然，自來投死。姚大先進衙磕頭，徐爺教請太爺二爺到衙鋪氈拜見。徐能端然而受，次要拜徐用，徐用抵死推辭，不肯要徐爺下拜，只是長揖。趙三等一夥向來在徐能家，把徐繼祖當做子姪之輩。今日高官顯耀，時勢不同，趙三等口稱御史公，徐繼祖口稱高親，兩下賓主相見，備飯款待。至晚，徐繼祖在書房中，密喚姚大討他的金釵，及帶血羅衫看了。



那羅衫花樣與涿州老婆婆所贈無二。那老婆婆又說我的面龐與他兒子一般。他分明是我的祖母。那慈湖菴中道姑是我親娘。更喜我爺不死。見在此間告狀。骨肉團圓。在此一舉。次日大排筵宴。在後堂管待徐能一夥七人。大吹大擂。介飲酒。徐爺只推公務。獨自出堂。先教聚集民壯快手五六十人。安排停當。聽候本院揮扇爲號。一齊進後堂擒拿七盜。又喚操院公差。快快請告狀的蘇爺到衙門相會。不一時蘇爺到了。一見徐爺便要下跪。徐爺雙手扶住。彼此站立。問其情節。蘇爺含淚而語。徐爺道：老先生休得愁。

煩。後堂有許多貴相知在那裏請去。認一認蘇爺走入後堂。一者此時蘇爺青衣小帽。二者年遠了。三者出其不意。徐能等已不認得蘇爺了。蘇爺時刻在念。到也還認得這班人的面貌。看得仔細。喫了一驚。倒身退出。對徐爺道：這一班人正是船中的強盜。爲何在此。徐爺且不同話。舉扇一揮。五六十個做公的蜂擁而入。將徐能等七人一齊捆縛。徐能大叫道：繼祖孩兒救我。則個徐爺罵道：死強盜。誰是你的孩兒。你認得這位十九年前蘇知縣老爺麼。徐能就罵徐用道：當初不聽吾言。只教他全屍而死。今日悔之何及。

又教姚大出來對證，各各無言。徐爺分付巡捕官將這八人與我一總發監，明日本院自備文書送到操院衙門去發放已畢，分付關門，請蘇爺復入後堂。蘇爺看見這一夥強賊都在酒席上擒拿，正不知甚麼意故，方欲待請問明白，然後叩謝。只見徐爺將一張交椅置於面南，請蘇爺上坐，納頭便拜。蘇爺慌忙扶住道：「老大人素無一面，何須過謙如此？」徐爺道：「愚男一向不知父親踪跡，有失迎養，望乞恕不孝之罪。」蘇爺還說道：「老大人不要錯了，學生並無兒子。」徐爺道：「不孝就是爹爹所生，如不信時，有羅衫爲證。」徐爺先

取涿州老婆婆所贈羅衫，遞與蘇爺。蘇爺認得領上燈煤，燒孔道：「此衫乃老母所製，從何而得？」徐爺道：「還有一件，又將血漬的羅衫及金釵取來。」蘇爺觀看，又認得此釵乃吾妻首飾，原何也。在此徐爺將涿州遇見老母及采石驛中道姑告狀，并姚大招出情由，備細說了一遍。蘇爺方纔省悟，抱頭而哭。事有奏巧，這裏恰纔父子相認，門外傳鼓報逍，慈湖觀音菴中鄭道姑已喚到。徐爺忙教請進後堂，蘇爺與奶奶別了一十九年，到此重逢。蘇爺又引孩兒拜見了母親，痛定思痛，夫妻母子哭做一堆。然後打掃後堂，重排個

慶賀筵席正是

樹老抽枝重茂盛

雲開見月倍光明

次早南京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及府縣官員聞知徐爺骨肉團圓都來拜賀操江御史將蘇爺所告狀詞奉還徐爺聽其自審徐爺別了列位官員分付手下取大毛板伺候於監中吊出衆盜一個個脚鐐手杻跪於階下徐爺在徐家生長已熟知這班兇徒殺人劫財非止一事不消拷問只有徐用平昔多曾諫訓且蘇爺夫婦都受他活命之恩叮囑兒子要出脫他徐爺一筆出豁了他趕出衙門徐用拜謝而去

王尚書寫遠無干不須推究徐能趙三首惡打八十楊辣嘴沈鬍子在船上幫助打六十姓大雖也在船上出尖其妻有乳哺之恩與翁鼻涕范剝皮各只打四十板雖有多寡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姚大受痛不過叫道老爺親許免小人一刀如何失信徐爺又免他十板只打三十打完了分付收監徐爺是於後堂請命於父親草下表章將此段情由具奏天子先行出姓改名蘇泰取否極泰來之義次要將諸賊不時處決各賊家財合行籍沒爲邊儲之用表尾又說臣父蘇雲二甲出身一官未赴十九年患難

之餘宦情已淡臣祖母年踰八袞獨居故里未知存亡臣年十九未娶繼祀無望懇乞天恩給假從臣父暫歸涿州省親歸娶云云奏章已發此時徐繼祖已改名蘇泰將新名寫帖遍拜南京各衙門又寫年姪帖子拜謝了操江林御史又託着祖母言語寫書差人往蘭溪縣查問蘇雨下落蘭溪縣差人先來回報蘇二爺十五年前曾到因得病身死高知縣殞殮官寄在城隍廟中蘇爺父子痛哭了一場即差的當人賞了盤費銀兩重到蘭溪於水路僱船裝載二爺靈柩回涿州祖墳理葬不一日奏章准了下來一一依

兄人之性  
有甚無悛

准仍封蘇雲爲御史之職欽賜父子馳驛還鄉刑部請蘇爺父子同臨法場監斬諸盜蘇泰預先分付獄中將姚大猛死全屍也筭免其一刀徐能嘆口氣道我雖不曾與蘇奶奶成親做了三年太爺死亦甘心了各盜面面相覷延頸受死但見

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監斬官如十殿閻王劊子手似飛天羅刹刀斧劫來財帛萬事皆空江湖使盡英雄一朝還報森羅殿前個個盡驚兇鬼至陽間地上人人都慶賊人亡

在先上本時便有文書支會揚州府官儀真縣官將

強盜六家預先趕出人口封鎖門戶縱有金寶如山都爲官物家家女哭兒啼人離財散自不必說只有姚大的老婆原是蘇御史乳母一步一哭到南京來求見御史老爺蘇御史因有乳哺之恩況且丈夫已經正法罪不及孥又恐奶奶傷心不好收留把五十兩銀子賞他爲終身養生送死之資打發他隨便安身京中無事蘇太爺辭了年兄林操江御史公別了各官起馬前站打兩面金字牌一面寫着奉旨省親一面寫着欽賜歸娶旗幡鼓吹好不齊整鬧嚷嚷的從揚州一路而回道經儀真蘇太爺甚是傷感鄭

老夫人又對兒子說起朱婆投井之事又說虧了菴中老尼御史公差地方訪問義井居民有人說十九年乃是曾有個死屍浮于井面衆人撈起三日無人識認只得斂錢買棺盛殮埋於左近一箭之地地方回復了御史公備了祭禮及紙錢冥錠差官到義井墳頭通告致祭又將白金百兩送與菴中老尼另封白銀十兩付老尼啟建道場超度蘇二爺朱婆及蘇勝夫婦亡靈這叫做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蘇公父子親往拈香拜佛諸事已畢不一日行到山東臨清頭站先到渡口驛驚動了地方上一位鄉宦那人姓王

更妙又是  
忠厚之報  
復株連結

名貴官拜一品尚書，告老在家。那徐能攬的山東王尚書船，正是他家。徐能盜情發了，操院拿人，鬧動了儀真一縣。王尚書的小夫人家屬，恐怕連累，都搬到山東，依老尚書居住。後來打聽得蘇御史審明，船雖尚書府水牌，止是租賃王府，並不知情。老尚書甚是感激。今日見了頭行，親身在渡口驛迎接，見了蘇公父子，滿口稱謝，設席款待。席上問及御史公，欽賜歸娶，不知誰家老先兒的宅眷。蘇雲答道：小兒尚未擇聘。王尚書道：老夫有一末堂幼女，年方二八，才貌頗頗，倘蒙御史公不棄，老朽老夫願結絲蘿。蘇太爺謙

心

讓不遂，只得依允。就於臨清暫住，擇吉行聘成親。有詩為證：

月下赤繩曾縮足

何須射中雀屏目

當初恨殺尚書船

誰想尚書為眷屬

三朝以後，蘇公便欲動身。王尚書苦留蘇太爺道：父別老母，未知存亡，歸心已如箭矣。王尚書不好擔閣，過了七日，備下千金粧奩，別起夫馬，送小姐隨夫衣錦還鄉。一路無話，到了涿州故居，且喜老夫人尚然清健。見兒子媳婦俱已，半老不覺感傷。又見孫兒，就是向年汲水所遇的郎君，歡喜無限。當初只恨無子，

今日抑且有孫兩代甲科僕從甚眾舊居火焚之餘  
 安頓不下暫借察院居住起建御史第府縣都來助  
 工真個是不日成之蘇雲在家奉養太夫人直至九  
 十餘歲方終蘇泰歷官至坐堂都御史夫人王氏所  
 生二子將次子承繼為蘇雨之後二子俱登第至今  
 閭里中傳說蘇知縣報冤唱本後人有詩云

月黑風高浪沸揚

黃天蕩裏賊猖狂

平陂徃復皆天理

那見兇人壽命長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范鰥兒雙鏡重圓

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  
 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霄  
 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

這首詞末句乃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南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為宣  
 和失政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

帝北去康王泥馬渡江棄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時東京一路百姓俱怕鞑虜都跟隨車駕南渡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其中又有幾個散而復合的民間把作新聞傳說正是

劍氣分運合

荷珠碎復圓

萬般皆是命

半點盡由天

話說陳州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娶妻崔氏頗有容色家道豐裕夫妻二人正好過活却被金兵入寇二帝北遷徐信共崔氏商議此地安

承平日  
久之通弊

身不牢收拾細軟家財打做兩個包裹夫妻各背了一個隨着眾百姓曉夜奔走行至虞城只聽得背後喊聲振天只道鞑虜追來却原來是南朝殺敗的潰兵只因武備久弛軍無紀律教他殺賊一個個膽寒心駭不戰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搶擄財帛子女一般會揚威耀武徐信雖然有三分本事那潰兵如山而至寡不敵眾捨命奔走但聞四野號哭之聲回頭不見了崔氏亂軍中無處尋覓只得前行行了數日歎了口氣沒奈何只索罷了行到睢陽肚中饑渴上一個村店買些酒飯原來離亂之時店中也不比往昔



沒有酒賣了，就是飯也不過是粗粝之物，又怕眾人搶奪，交了足錢，方纔取出來，與你克饑。徐信正在數錢，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徐信且不數錢，急走出店來看，果見一婦人單衣蓬首，露坐於地上，雖不是自己的老婆，年貌也相彷彿。徐信動了個惻隱之心，以已度人，道這婦人想也是遭難的，不免上前問其來歷。婦人訴道：奴家乃鄭州王氏，小字進奴，隨夫避兵，不意中途奔散，奴孤身被亂軍所掠，行了兩日一夜，到於此地，兩腳俱腫，寸步難移。賊徒剝取衣服，棄奴於此，衣單食缺，舉目無親，欲

說中听

尋死路，故此悲泣耳。徐信道：我也在亂軍中不見了妻子，正是同病相憐了。身邊幸有盤纏，娘子不若權時在這店裡住幾日，將息貴體。等在下探問，荆妻消息，就便訪取尊夫，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婦人收泪而謝道：如此甚好。徐信解開包裹，將幾件衣服與婦人穿了，同他在店中喫了些飯食，借半間房子做一晷兒安頓。徐信慇懃勤勤，每日送茶送飯，婦人感其善意，料道尋夫訪妻也是難事。今日一鰥一寡，亦是天緣。熱肉相湊，不容人不成就了。又過數日，婦人腳不痛了，徐信和他做了一對夫妻，上路直到建康，正值

高宗天子南渡卽位。改元建炎。出榜招軍。徐信去充了個軍校。就於建康城中居住。日月如流。不覺是建炎三年。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天色已晚。婦人口渴。徐信引到一個茶肆中喫茶。那肆中先有一個漢子坐下。見婦人來。便立在一邊偷看那婦人。目不轉睛。婦人低眉下眼。那個在意。徐信甚以爲怪。少頃喫了茶。還了茶錢出門。那漢又遠遠相隨。比及到家。那漢還站在門首。依依不去。徐信心頭火起。問道。什麼人如何窺覷人家的婦女。那漢拱手謝罪道。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詢。徐信忿氣尚未息。答應道。

不過憐憫  
丈夫枉對  
他盡言自  
取慢耳

有什麼話就講罷。那漢道。尊兄倘不見責。謹借一步。某有實情告訴。若還嗔怪。某不敢言。徐信果然相隨。到一個僻靜巷裡。那漢臨欲開口。又似有難言之狀。徐信道。我徐信也是個慷慨丈夫。有話不妨盡言。那漢方纔敢問道。適纔婦人是誰。徐信道。是荆妻。那漢道。娶過幾年了。徐信道。三年矣。那漢道。可是鄭州人。姓王小字進奴麼。徐信大驚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此婦乃吾之妻也。因兵火失散。不意落於君手。徐信聞言。甚踟躕不安。將自己虞城失散到睢陽村店。遇見此婦。始末細細述了。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

初不曉得是尊閫。如之奈何。那漢道：足下休疑我已別娶。渾家舊日伉儷之盟，不必再題。但倉惶拆開，未及一言分別，倘得暫會一面，敘述悲苦，死亦無恨。徐信亦覺心中淒慘，說道：大丈夫腹心相照，何處不可通情。明日在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別娶，可携新聞同來，做個親戚。厯於隣里耳目，不礙。那漢歡喜拜謝。臨別，徐信問其姓名。那漢道：吾乃鄭州列俊卿，是也。是夜，徐信先對王進奴述其緣由。進奴思想前夫恩義，暗暗偷淚。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盥漱方畢，列俊卿夫婦二人到了。徐信出門相迎，見了俊卿之妻，彼此

驚駭，各各慟哭。原來俊卿之妻就是徐信的渾家。崔氏自虞城失散，尋丈夫不着，却隨着老嫗同至建康，解下隨身簪珥，賃房居住。三個月後，丈夫並無消息。老嫗說他終身不了，與他為媒，嫁與列俊卿。誰知今日一雙兩對，恰恰相逢。真個天緣湊巧，彼此各認舊日夫妻，相抱而哭。當下徐信遂與列俊卿入拜為交，置酒相待。至晚，將妻子兌轉，各還其舊。從此通家往來不絕。有詩為證：

夫換妻兮妻換夫  
這場交易好糊塗  
相逢總是天公巧  
一笑燈前認故吾

此段話題做交互姻緣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  
同時又有一事叫做雙鏡重圓說來雖沒有十分奇  
巧論起夫義婦節有關風化到還勝似幾倍正是

話須通俗方傳遠

語必關風始動人

話說南宋建炎四年關西一位官長姓呂名忠翊職  
授福州監稅此時七閩之地尚然全盛忠翊帶領家  
眷赴任一來福州憑山負海東南都會富庶之邦二  
來中原多事可以避難於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間打  
從建州經過與地志說建州碧水丹山為東閩之勝  
地今為合着了古語兩句

洛陽三月花如錦

偏我來時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連金虜渡河兩浙都被他殘破閩  
地不遭兵火也就遇個荒年此乃天數話中單說建  
州饑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却為國家正值用兵之  
際糧餉要緊官府只顧催征上供顧不得民窮財盡  
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  
又被官府鞭笞傷勒禁受不過三三兩兩逃入山間  
相聚為盜蛇無頭而不行就有個妙頭天子出來此  
人姓范名汝為仗義執言救民水火羣盜從之如流  
嘯聚至十餘萬無非是

此特謂停  
梓休方見  
此更手段

風高放火

月黑殺人

無糧同餓

得肉均分

官兵抵當不住，連敗數陣。范汝為遂據了建州城，自稱元帥，分兵四出抄掠。范氏門中子弟都受偽號，做領兵官將。汝為族中有個姪兒，名喚范希周，年二十三歲，自小習得一件本事，能識水性，伏得在水底三四晝夜。因此起個異名，喚做范鰈兒。原是讀書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為所逼。凡族人不肯從他為亂者，先將斬首示眾。希周貪了性命，不得已而從之。雖在賊中，專以方便救人為務，不做劫掠勾當。賊黨

知人中有  
賊人眼

才此  
盲鰈人

凡事畏縮，就他鰈兒的外號，改做范盲鰈。是笑他無用的意思。再說呂忠翊有個女兒，小名順哥，年方二八，生得容顏清麗，情性溫柔。隨着父母福州之任，來到這建州相近，正遇着范賊一枝遊兵，劫奪行李財帛，將人口趕得三零四散。呂忠翊失散了女兒，無處尋覓，嗟歎了一回，只索赴任去了。單說順哥脚小伶俜，行走不動，被賊兵掠進建州城來。順哥啼啼哭哭，范希周中途見而憐之，問其家門。順哥自叙，乃是宦家之女。希周遂叱開軍士，親解其縛，留至家中，將好言撫慰，訴以衷情。我本非反賊，被族人逼迫在此。他

日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小娘子若不棄卑末，結為眷屬，三生有幸。順哥本不願相從，落在其中，出於無奈，只得許允。次日希周稟知賊首范汝為，汝為亦甚喜。希周送順哥於公館，擇吉納聘。希周有祖傳寶鏡，乃是兩鏡合扇的，清光照徹，可開可合，內鑄成鴛鴦二字，名為鴛鴦寶鏡，用為聘禮。遍請范氏宗族，花燭成婚。

一個是衣冠舊裔，一個是閨閣名姝，一個儒雅丰儀，一個溫柔性格。一個縱居賊黨風雲之氣，未衰一個雖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綠林此日稱佳客。

### 紅粉今宵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順，相敬如賓。自古道：瓦礫不離井上破，范汝為造下迷天大罪，不過乘朝廷有事，兵力不及，豈期名將張浚、岳飛、張俊、張榮、吳玠、吳玠等，屢敗金人，國家粗定。高宗卜鼎臨安，改元紹興。是年冬，高宗命韓蘄王諱世忠的統領大軍十萬，前來討捕范汝為。豈是韓公敵手，只得閉城自守。韓公築長圍以困之。原來韓公與呂忠翊先在東京有舊，今番韓公統兵征勦反賊，知呂公在福州為監稅官，必知閩中人情土俗。其時將帥專征的，都帶有空頭敕，遇有地方

此類人大  
有見識大  
志節

人才聽憑填敕委用韓公遂用呂忠翊爲軍中都提  
轄同駐建州城下指麾攻圍之事城中日夜號哭范  
汝爲幾遍要奪門而出都被官軍殺回勢甚危急順  
哥向丈夫說道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妾被賊軍所掠自誓必死蒙君救拔遂爲君家之婦  
此身乃君之身矣大軍臨城其勢必破城旣破則君  
乃賊人之親黨必不能免妾願先君而死不忍見君  
之就戮也引床頭利劍便欲自刎希周慌忙抱住奪  
去其刀爰慰道我陷在賊中原非本意今無計自明  
玉石俱焚已付之於命了你是宦家兒女擄劫在此

與你何干韓元帥部下將士都是北人你也是北人  
言語相合豈無鄉曲之情或有親舊相逢宛轉聞知  
於今尊骨肉團圓尚不絕望人命至重豈可無益而  
就死地乎順哥道若果有再生之日妾誓不再嫁便  
恐被軍校所擄妾寧死於刀下決無失節之理希周  
道承娘子志節自許吾死亦瞑目萬一爲漏網之魚  
苟延殘喘亦誓願終身不娶以答娘子今日之心順  
哥道鴛鴦寶鏡乃是君家行聘之物妾與君共分一  
面牢藏在身他日此鏡重圓夫妻再合說罷相對面  
泣這是紹興元年冬十二月內的說話到紹興二年

正月韓公將建州城攻破范汝為情急放火自焚而死韓公豎黃旗招安餘黨只有范氏一門不赦范氏宗族一半死於亂軍之中一半被大軍擒獲獻俘臨安順哥見勢頭不好料道希周必死慌忙奔入一間荒屋中解下羅帕自縊正是

寧為短命全貞鬼

不作偷生失節人

也是陽壽未終恰好都提轄呂忠翊領兵過去見破屋中有人自縊急喚軍校解下近前觀之正是女兒順哥那順哥死去重甦半晌方能言語父子重逢且悲且喜順哥將賊兵擄劫及范希周救取成親之

述了一遍呂提轄嘿然無語却說韓元帥平了建州安民已定同呂提轄回臨安面君奏凱天子論功陞賞自不必說一日呂公與夫人商議女兒青年無偶終是不了之事兩口雙雙的來勸女兒改嫁順哥述與丈夫交誓之言堅意不肯呂公罵道好人家兒女嫁了反賊一時無奈天幸死了出脫了你你還想他怎麼順哥含泪而告道范家郎君本是讀書君子為族人所逼實非得已他雖在賊中每行方便不做傷天理的事倘若天公有眼此人必脫虎口大海浮萍或有相逢之日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侍養二親

也說得是

和着



窺牆窺戶  
總不如此  
窺簾若無  
心而得力

便終身守寡死而不怨。若必欲孩兒改嫁，不如容孩兒自盡，不失為完節之婦。呂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也不去逼他了。光陰似箭，不覺已是紹興十二年。呂公累官至都統制，領兵在封州鎮守。一日，廣州守將差指使賀承信捧了公牒到封州，將領司投遞。呂公延於廳上，問其地方之事，叙話良久方去。順哥在後堂簾中窺窺，等呂公入衙，問道：「適纔賁公牒來的何人？」呂公道：「廣州指使賀承信也。」順哥道：「奇怪，看他言語行步，好似建州范家郎君。」呂公大笑道：「建州城破，凡姓范的都不赦，只有枉死那有枉活。廣州差官自

姓賀，又是朝廷命官，竝無分毫干惹。這也是你妄想。了。侍妾聞知，豈不可笑。順哥被父親搶白了一場，滿面羞慚，不敢再說。正是

只為夫妻情愛重

致令父子語參差

過了半年，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呂公衙門。順哥又從簾下窺視，心中懷疑不已。對父親說道：「孩兒今已離塵奉道，豈復有兒女之情？但再三詳審廣州姓賀的酷似范郎，父親何不召至後堂，賜以酒食，從容叩之。范郎小名鰈兒，昔年在圍城中，情知必敗，有鴛鴦鏡各分一面，以為表記。父親呼其小名，以此鏡試

之必得其真情。呂公應承了。次日賀承信，又進衙領回文。呂公延至後堂，置酒相款。飲酒中間，呂公問其鄉貫出身。承信言語支吾，似有羞愧之色。呂公道：「兒非足下別號乎？老夫已盡知矣，但說無妨也。」承信求呂公屏去左右，即忙下跪，口稱死罪。呂公用手攙扶道：「不須如此。」承信方敢吐膽傾心，告訴道：「小將建州人，實姓范，建炎四年宗人范汝為煽誘饑民據城為叛，小將陷於賊中，實非不得已。後因大軍來討，攻破城池，賊之宗族盡皆誅戮，小將因平昔好行方便，有人救護，遂改姓名為賀承信，出就招安。紹興五年，撥

在岳少保部下，隨征洞庭湖賊楊么。岳家軍都是西北人不習水戰，小將南人，幼通水性，能伏水三晝夜，所以有范鰲兒之號。岳少保親選小將為前鋒，每戰當先，遂平么賊。岳少保薦小將之功，得受軍職，累任至廣州指使。十年來未曾洩之他人。今既承鈞問，不敢隱諱。呂公又問道：「令孀人何姓？是結髮還是再娶？」承信道：「在賊中時，曾獲一宦家女，納之為妻。踰年城破，夫妻各分散逃走，曾相約苟存性命，夫不再娶，婦不再嫁。小將後來到信州，又尋得老母，至今母子相依，止畜一粗婢炊爨，未曾娶妻。」呂公又問道：「足下宣

先孺人相約時，有何爲記。承信道：有鴛鴦寶鏡，合之爲一分之爲二。夫婦各留一面。呂公道：此鏡尚在否？承信道：此鏡朝夕隨身，不忍少離。呂公道：可借一觀。承信揭開衣袂，在錦裏肚繫帶上解下一個繡囊，囊中藏着寶鏡。呂公取觀，遂於袖中亦取一鏡，合之儼如生成。承信見二鏡符合，不覺悲泣失聲。呂公感其情義，亦不覺泪下道：足下所娶卽吾女也。吾女見在衙中，遂引承信至中堂與女兒相見，各各大哭。呂公解勸了，且作慶賀筵席。是夜卽留承信於衙門歇宿。過了數日，呂公將回文打發女婿起身，卽令女兒相

都是大道

隨到廣州任所同居。後一年，承信任滿將赴臨安，又領妻順哥同過封州，拜別呂公。呂公備下千金粧奩，差官護送承信到臨安。自諒前事年遠，無人推剝，不可使范氏無後，乃打通狀到禮部，復姓不復名，改名不改姓，叫做范承信。後累官至兩淮留守，夫妻偕老。其鴛鴦二鏡子孫世傳爲至寶云。後人評論范鰥兒在逆黨中，涅而不淄，好行方便，救了許多人性命。今日死裡逃生，夫妻再合，乃陰德積善之報也。有詩爲證。

十年分散天邊鳥

一旦團圓鏡裡鴛

莫道浮萍偶然事

總由陰德感皇天



